

霍林集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三

祝文

皇帝祈晴設羅天醮一千二百分位祝文

宋 吳泳 撰



伏以星殷仲秋甫轉金行之度天作淫雨致貽寶禱之  
災木且穗矣而爛於場田皆汙矣而堙於水脫有邊烽  
之告警凜乎國計之莫支被除邃殿之嚴緇闕冲科之  
秘伏願開豁乾象剗剗雲根杲日既升盡滌羣陰之障



豐年其有輯成五福之基

春祭諸廟祝文

惟古者諸侯得以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禮也今以  
邑大夫之職而亦許之禱于山川之祠令也有其舉之  
其敢廢之肆以季春式嚴常祝伏惟時其雨暘俾民用  
平康而物無疵厲則某與邦之民報神之德其永無斁

秋祭諸廟祝文

詩之豐年曰秋冬報也春之時省耕而太守不及省也

夏之日祈穀而太守不及躬以祈也今秋已成矣稻穗  
且熟矣乃獲與南畝婦子享此樂歲豈非神之祐哉祀  
事有彛不敢不恪

國家水旱神司其權字民者任其責某為邑長于斯跨  
三年矣旱不為災水不為沴年穀用登田里胥樂寧非  
神之賜耶春祈秋報厥有舊章敢羞牲酒用酬神貺惟  
神昭鑒而終惠之

古者諸侯必祭于境內山川之神者禮也受以秋季祇

率厥典申錫乃僚用修其報吏不忘神之德神不忘吾之民使來歲之稼豐於今歲之穡則民願也

古者諸侯得以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每歲季春厥有常祀有其舉之其敢廢之用是以月之既望祀於有廟伏惟時其雨暘使麥既實而穀有秋則神之惠也侯之望也亦民之福也

大易假有廟必於萃卦言之蓋敬者德之聚而神之舍也今太守甫眠印首謁諸廟是以有精爽交乎神明過三日以往則役于事矣祇謁之初敢抱易以告

吏出守此土神廟食此土吏司其明神司其幽政事不修刑罰不中吏不敢辭其責若夫時其陰陽節其風雨俾民無水旱疾疫之災則惟神實相之蓋國家三歲一易吏而神則千萬年永保民也某始至三日敢以誠告其惟令近民者也而於神為尤近動靜語默神必知之而况荷民社之重寄水旱之託則賦歛之過厚刑罰之失中神豈不降罰厥躬以示譴告去年之夏厥水為沴



民之昏墊聞者惻然今偶為邑長於斯捍水防民此第一事而力未暇也則共神明崇廟祀以厭水災不敢不敬

正月之吉始頒教治已宣布於寬書大禋之禮必禱鬼神欲尊迎於豐歲吏職其顯神司其幽願憑嘉德之昭靈以起蒸民之艱阨方祇厥事式寫我心

祈晴祝文

陰居大冬時寒則應序天作淫雨太過則為災矧當農

務之未休重以田功之始播婦聞鶴而興嘆丁抱薪而不炊使人至斯皆吏失職爰露一忱之精禱仰干大覺之垂慈伏願慧劍割雲法登破闇皇天不替獲瞻杲日之明后土得乾頤卜來楚之秀

閱月不雨則告旱甫蒙霑足之恩平原出水則書災易致浸霑之患雖谷怨乃人情之常態而變遷亦造物之至難既掌此邦當職其咎豈惠心之未遍抑刑典之失中所以亟䟽決以哀庶獄之不辜屢賑貸以濟百姓之

不瞻更憑道力密轉陽機雲霽漲平無商羊之起舞年豐  
穀熟有銅雀之再鳴

國有大故方深慮患之私天多沉陰未覩開晴之日稻  
既穗而雨不得獲麥可播而雨不耘若其浸淫於十  
月之交豈不貽害於三農之務靜省狂恒之咎率田秣  
政之愆敢不洗心專於事帝伏願剴剴雲翳浴出陽明  
曰霽曰驛曰蒙既詩吉筮實堅實好實粟汎用康年  
星正仲冬天作靈雨四境之內不治固欲安之三日以

往為霖是謂過矣况錢荒而楮會弗起米貴而薪芻益  
高雖多方求濟於生民而厥罰未消於咎證用殫忱悃  
叩叩高真伏願壓盡陰霾翻作雨雪漙漙之瑞豁開陽  
彩庶瞻出日杲杲之光使行旅者有阜通之期而邊戍  
者無暴露之嘆凡隸吾土悉蒙慈休  
五穀熟而有年證方協序平地尺為大雪過則書灾雖去  
春尚有於一旬而涉歲已更於三日薪濕如桂而民食病  
衣冷於鐵而師人寒為長於斯當職其咎用潔藻宮祇園



卷十三  
之荐仰祈玉清天宇之晴伏願現消陰霾綺散陽采洗六兵於  
北漠已占休息之期祝萬壽於南山更覲清明之景

比歲不登方議賑民之乏淫雨蚤降又貽害稼之憂固  
非我佛之不慈亦豈衆生之共孽咎在長吏罰為常陰  
伏惟觀世音菩薩以慧燈破闇為明以杲日滌昏為覺  
劃開萬像俾瞻初出之光極活羣生庶免荐饑之患一  
誠懺禱三寶證知

神泉縣祈晴祝文

維暮之春已切來麤之望崇朝其雨忽貽害稼之憂既  
非上帝之心亦豈下民之罪實繫令謬有疾人和致令  
穡事之久妨馴致淫陰之不解弗憑佛力曷挽陽車伏  
願孽起祥雲昭垂杲日八極九天之上濯濯厥靈一同  
百里之間芃芃其麥

寧國府祈晴祝文

豐年多黍稌已占大有之祥淫雨害稼感忽致狂恒之  
咎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皆繇牧守之不良政

刑失當若匪依憑於道力何能感動於天明輒露衷忱  
以祈顯相伏願劃其陰翳盡呈露於乾端暴以陽光終  
結成於兌寶不但盡歲功之緒更希策秋獮之勳嘉與  
編氓導迎景貺

天慶觀祈晴祝文

伏以天多沈陰每望秋陽之暴星有好雨忽貽歲事之  
憂憫后土之不乾顛皇穹而請禱伏願高真洞格盻鑾  
潛通穡寶既堅可備粢盛之薦師干不聳永無烽燧之

驚

祈晴奏告天地文

伏以宗祀明堂正欲粢盛之備天作淫雨忽貽稼穡之  
痒憫后土之不乾顛皇天而請禱伏願一枕貫徹三極  
感通誅黑蜮於荒郊劃其陰翳推赤烏於暘谷北牝豐年

社稷祈晴祝文

伏以宗祀明堂正欲粢盛之備天作淫雨忽貽稼穡之  
痒敬以精忱禱于方社伏願袪其陰翳誅黑蜮於荒郊



現以景光推赤烏於暘谷更資鴻福迄用康年

祈晴社神祝文

社于國中有祈有報方以雨謝復以霑告惟社之神官地之道惟稷之靈司稼之寶惟后土氏水土是平惟后稷氏百穀資生惟風雨師澤潤萬物惟雷電神鼓動羣植克相上帝皆著靈德所以九州各建壇壇雨無水溢暘無旱乾惟此宣城山瘠土薄豈圖夏五霖潦交作湍集溝澮山為水祥民實何辜吏則不臧用率府吏薦以

清醑冀開陽光永福茲土庶其屢豐多黍多稌

諸廟祈晴祝文

按五行志廢祭祀不禱祠則有水災某自出守茲土敬共明神春祀秋賽靡不秩舉亦典荷神休矣月書夏五梅雨成霑后土不乾平原出水推其所以致災之故豈祝告不虔歟豈燎<sup>香</sup>不潔歟豈酒牲酸且瘠歟抑政令逆時歟或刑罰不中節歟戒謹恐懼有以貽神之譴而遺斯民之害也茲用遣官遍謁于廟惟神益茂嘉德

盡收積潦俾陰陽節風雨時民莫居而田多稼則千里  
之國永拜神之賜于無數

社稷祈晴祝文

冬不祈雨春不祈晴時之常也冬行秋令天時之變也  
頃以郡政失平陰雨為沴是用禱于社于稷惟神達天  
之氛神地之道使太陽之景曜靈而來歲之稼順成則  
神之惠也抑某之願也

諸廟祈晴祝文

方春載陽淫雨為沴麥既穗矣而雨不得發其實也穀  
且袂矣而雨不得茁其芽也沈陰不解必壞耜事用是  
乞晴于爾神明有能剗剗陰雲豁出暘景使年穀順成  
不凍餒吾赤子則神永有飲食

萬物莫潤乎水過則為災三日以往為霖沛然孰禦非  
憑神力曷障洪流伏願貝厥潛通珠宮密佑祥雲覆壠  
蝗無害稼之憂巨漲復槽鴻有安居之樂  
方春東作淫雨蚤降麥既穗矣而雨不得發其實也穀



且袂矣而雨不得茁其芽也沉陰不解必壞禱事重惟國之有社有稷所以達天地之氛節風雨之宜縱陽閉陰惟神之惠用是乞晴於壇有其相之太守與邦民敢不選牲擊鼓以報靈德

越州圓通寺謝晴祝文

頃以積雨為沴下民其咨自某日立秋若沈陰之弗解至招搖指亥喜陽景之漸舒爰瀝衷忱以申報謝曰霽曰蒙曰驛尚曠意之未堅時雨時燠時暘庶高靈之終惠

諸廟謝晴祝文

噶噶其陰崇朝其雨后土不乾皇天幾瞽杲杲出日日出之光金星雜垂鼓鐘其鐘鴉噪于田鴻集于澤爰刈我禾復耰我麥刈者欲晴耰者負暄匪侯爾私實神示恩有鈿其香有冽斯酒爰率乃僚告于有廟惟神仁明克相厥終綏我有邗年穀屢豐

天地社稷謝晴祝文

頃以沈陰于陽積雨為沴自立秋之日至十月之交分

遣庶工遍走羣祀每加精禱靡不格思用涓良吉之辰以答高靈之貺曰霽曰蒙曰驛尚晴意之未堅時暘時燠時寒庶來麤之有望不徒報謝兼露懔祈

社稷謝晴祝文

昔文仲孺之守長沙也以淫雨妨農詣于社而請之其夕發夢曹椽明而大霽人皆德太守而靈社稷也今繆守以積雨之故借陽明于神之靈一念所通羣陰盡掃非神力回天其孰得與於斯敢率百僚以謝

諸廟謝晴祝文

農田苦雨禱爾于神祇天宇開晴暖之以日月凡此感通之速莫非相佑之靈更望宿麥登場早有食新之望新秧出水永無斷種之憂庶惠康境內之民盡銷拜海濱之盜

社稷謝晴祝文

大田多雨禱爾于神祇后土得乾暖之以日月來麤既碩嘉種維新更望成此歲功咸有穀熟年登之象錫之



景福更無木饑火旱之災已應春祈尚圖秋報

大雄山白虎洞敏應廟祈雨祝文

伏以三時務農饑彼南畝四月不雨病于夏畦矧疆事之孔殷重民生之艱食即不幸有方千里之旱其何以安億兆民之心用咨庭臣徧走望祀伏願山靈下格澤氣上通鞭駕風霆盪洗如焚之魃作興雲雨頓蕪垂槁之苗

諸山禱雨祝文

伏以庶民惟星所望者歲四月不雨恐傷於農矧當師旅之未休顯以糗糧為司命麥已登矣而新穀不得以秣蠶且簇矣而艱食不得以粒若稔成於旱暵豈不蹈於憂危用咨百工徧走羣望伏願

洞霄云靈旂耒格道化滂流諸山云山澤通氣風霆流形廣德

云呵叱鬼怪

輓驅風霆 雨我公田既成宜於黍稷饗于世室庶無害於

粢盛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四

祝文

祈雨祝文

社稷

民生之命莫重於穀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古之人水旱  
 風雨必禱于其地者祈穀實也今田苗已穗矣而日曝  
 之雨信已通矣而風閣之若非明神庇我穡事則東作

宋

吳泳

撰



廢而西成壞矣燎薌醜酒惟神終惠之

諸神

新穀既升稍緩求荒之責時雨不降又深害稼之憂鶴  
巢棲垤而不鳴龍骨掛梁而復下非仰祈於甘霖恐立  
壞於垂成用殫一忱遍走羣祀伏願叱風霆而密運沛  
膏澤以滂流既霑既足既渥既優盡除妖魃實堅實好  
實發實秀永保嘉生

風師

六月怕十七怕半風之候也自季夏以來時雨不降民  
所望雲霓也而吹使離之穀所仰膏雨也而吹使散之  
早禾晚稻幾壞于成用率官僚致禱壇壝惟神歛陽烏  
之景祛海鳥之災使沛然其澤下於民則吏與邦人有  
敬焉何敢訟

雷師

天地未解雲雷方屯新穀既升時雨不降用祈于社復  
禱于神幸艱霹靂之車密沛滂沱之澤使電交至而雨

滿盈則神之仁也亦民之望也

雨師

蚤穀將升晚禾且穗田以旱告憂心如熏東作既勤矣  
將合仞者只數日也西成在望矣欲傾盆者只一雨也  
吏職其顯神司其幽鞭雷車搖電幟壓終風霈甘澤俾  
集溝澮皆盈特在神闕闔轉移間耳某率髦倪敬共候

祈雨祝文

廟步

水旱不時祭山川之神古諸侯事也某自去歲出守是  
邦肅雨又暘粗得一稔今春以來大雪壓土麥不得茂  
茂而茂也柔桑蔽空蠶不得羸羸而盛也四月之閏又  
以旱告脫或秧稻失其候民饑盜起豈不閔千里利害  
哉敢潔辦香以祈甘澤興雲致雨惟神其惠之

社神

在詩旱則祈於方社在禮裁則祀於社祠古者諸侯凡  
國中有水旱疾疫之事不但禱於境內山川之神而已



後世治不知本燎薌寺觀用牲廟宇便謂知典禮之大抑不知受風雨達天地之氣莫貴於社也今夏間告旱敢不忱禱惟神佑之甘雨隨靈則邦之望也民之幸也

謝雨祝文

社神

惟守令古諸侯也嚮者試邑西州有水旱凶荒必禱於社每禱則輒應今假守于此民以旱告遂援百里之庇用之千里之邦曾不浹旬甘雨隨應神之祐於有土有

民迺如此敢不敬共以謝

廟步

賽雨敬亭厥典維舊眺以替薌來以牲酒某忝侍臣繼  
兩公守我蠶既登我麥實秀豈圖妖魃為我民疾禱祠  
名山奔走在廟維神憫民密鑿左右指麾雨工手擘雲  
竇粳稻可秧苧麻可漚水旱不灾年歲其有樂以五成  
牲以三豆神其顧歆永以享祐

句谿禱雨祝文

惟水旱不時祭山川之神此古諸侯事也而士得以行之非獲已也吾鄉之俗土曠而瘠民良而貧士循禮畏法而窮無水旱而猶水旱也况六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耶今稻已秧矣而稿不得滋也芋已區矣而焦不得沃也脫或公上有不時之科湏用測之號令則農之家不得儲粟矣士之家不得祀茲酒矣四山之木不得息且潤而如彼其濯濯矣民窮至此更不待戈楛喉而斧伐命也是不可不闔國之衣冠選牲醢酒用幣禱之于神也尊神其閔之俾雷雨之動滿盈四郊庶幾上下各有亟活之意神之惠也民之望也士之志也

謝雨祝文

海神

天地在海為百谷之王山川出雲不崇朝而雨造物如生之意亦威神贊化之功溝就涸而復通穀垂焦而遍活驗占風之鐸已無七月半之虞續志喜之書猶有三日霖之望



祠山城隍

比者勤閔斯民敬共有廟一穀不登之謂歉恐薦致於  
年饑三日以往則為霖喜獲通於雨信禮有祈則有報  
物成始而成終更伏威靈益昭顯相稂稻香今雨足胥  
樂豐年荔子丹今蕉黃願款芳祀

社稷風雷雨師

社神地之道稷司稼之寶潤以風雨鼓之雷霆國有旱  
暵凶荒之灾而不致禱于茲者是之謂不知本也方閔

閔望歲皇皇未雨即其本之所自出日率僚吏有請焉  
嘉賴神休適霈甘澤物無疢癘穀用順成敢不敬共以  
謝

祈雨祝文

昭澤侯

國家令典縣有水旱則禱于山之神誠以興雲致雨神  
實司之惟神宅彼南山奠我四境比者以早有禱于神  
適降膏澤今又踰浹日矣而陽驕不挫雷鳴之田水竭

土圻用敢授令甲以修明薦伏望赦吏之謬憫民之生殷  
其霑于山陽霑甘澤於境內某與百里之民跂立以冀  
諸廟

縣有水旱詣神祠祈禱此國之令典也此者四境之內  
亢陽為災雷鳴之田水不滿盈民心咨咨靡所戾止令  
之弗虔固無以感陰陽之和神奠茲土其思則安用是  
援令甲以修明薦惟神鑒此精忱大霑甘澤以蘓我田  
穰則更與民不敢忘神之德

靈濟廟

惟國有水旱長吏以下禱于山川之神令典也神能平  
水與旱而朝廷爵之通侯優恩也先皇帝以神有勤德  
始封為惠澤侯嘉定十七年秋出命而寶慶改元之秋  
將到受誥之日民適以旱告某日令典奔走於廟吏  
固不敢不虔受國之優恩而霑然使膏澤下於民想  
神于冥不敢不敬天之休也

雨神



惟天地間陰陽相交而為雨雨所以沛天澤而潤萬物也國家舊典立夏後申日祭雨神某為邑長於斯豈敢簡彝有椒其馨有潔斯牲其明以承厥祀俾膏潤百里物無枯燥惟神其相之

社壇

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所以受風雨達天地之氣也矧為邑長于斯民以早告則于社之禱其敢曰用是熏香敬共壇壝之神儻蒙明神庇我穡事勅風霆以下膏澤

俾勿壞於垂成若是人氏其敢忘報

諸廟

縣曰雷土田曰雷鳴夏秋之交水不滿盈曝以烈日田毛如醒若茲不雨則壞于成既禱于社靡神不舉敬其威靈庶回悔怒吏之不職罰止厥躬元元何辜罹此歲凶燎香醴酒以祈甘澤驅風鞭霆湧出地脉水湧泉動物嘉且美尚幾秋冬以享以祀

請石剝龍湫祝文

水以潤下孰尸其功在天為雨在物為龍雖曰異途一氣  
感通維時季夏我稼既同驕陽為梗蘊蘊蟲蟲茲吏之責  
憂心若冲越國以謀靡神不宗爰有石剗龍宅其中  
用是緘香敢致敬恭請分靈湫沃此四封噓氣成雲雷  
電以風庶幾西成不致歲凶神其鑒茲哀憫我農

謝風雷雨師祝文

伏以近者天久不雨心焦如焚四月為入梅田龍告旱  
五月名瓜蔓河流就乾用密禱於宮庭及遍祈於山澤  
沆蒙響應果霈甘霖占離畢之祥既開其始誕維寶之  
稽永相斯成

立春祀五福十神祝文

攝提貞于孟陬方嘉璿杓之換天神貴者太一載嚴玉  
瑱之祠爰迪舊章式必明祀伏願上皇降監五福照臨  
邊境息師盡洗旄頭之色田疇多稼更陳龍角之祥

立夏祀五福十神祝文

孟夏之律中呂吉日維良太一之壇三陔象歲咸會爰



舉奏詞之典式祈嚮用之休伏願穆若上皇監于下土  
星辰清潤邊無多壘之虞年穀豐登民識有生之樂

立秋祀五福十神祝文

伏以昴主西方月行白道其明者太乙麗于天庭之中  
將憺兮壽宮錫爾下土之福式遵彝典用致精祈伏望  
八極潛通十神昭假師干載載拂除沴氣之妖稼寶極  
登醞釀豐年之慶

海神生辰祝文

惟神廟食茲土庇佑我民屬臨誕期爰秩彝祀矧歲逢  
荒札民尚阻飢米方航海而盲風來秧正在田而淫雨  
至願垂隲相時其雨暘庶幾民有粒食之期吏寬芻牧  
之責惟神其鑒之

祈雪海神城隍祠山祝文

斗指丙辰日閏已就歲功雪於五穀為精更祈天瑞輒  
薰一瓣徧禱羣祠伏願某神麾玄冥兮研冰令青女兮  
碾玉霜蘓旱土已占趨麥之登成霰集良田更使螟蝗

之東昇

祈雪社稷祝文

社稷之壇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而雪不與焉故吏不以祈雪告陋哉彼安知雪者霜之餘氣雨之清靈積陰  
沍寒合成而為瑞者哉用是祗率官寮禱于壇壝雨天化  
豐地室以育人民惟神其惠之

謝雪疏

歲五風而十雨未嘗言郡境之全登地多燠而少寒豈  
謂見瓦溝之一白矧置閏適逢於臘尾而飛霰猶在於  
春前轉回天機實仗法力更願遺蝗入土終年無害稼  
之憂厲鬼出山百姓有為生之樂

謝海神城隍祠山祝文

郡以溫得名片雪固難於到地瑞應誠而至一心端可  
以格天矧飛潤麥之六花猶在先春之五日明神有德  
太守何功密粟斗尻預有來歲豐登之望凍凝鴈吻更  
無編氓疾癘之憂



謝社稷祝文

社神地道稷長五穀皆主陰也今時雪不降而有禱焉豈非求諸陰之義哉一念總與六花隨應不惟可卜來歲之稼而庶民咸無疾癘之憂敢不敬共以謝

祭風師祝文

天以一氣運乎太虛散而為風潤纖澤枯邦有彝典吏不敢渝祭有四時謹之在初粢牲既潔芳醑既儲以享以祀惟神其監于茲

邑之小祀五社稷雷雨神則兼祀而風獨專祭為重始事也方春載陽萬物紐芽不得風以潤之則芽者不圻萌者不達何以施歲功於其後此祝事之不容不嚴爾是用敬共率遵彝典致祭于神惟神妙鼓舞之神司長養之事幸終惠之

春祭祝文

維暮之春三月三日邦有厥典明是祀秩其秩維何既齊既稷我酒既旨我牲孔碩以祈蠶桑以保穡稼攘除

厲鬼驅逐蟲賊守則何功皆神之德是用祝告其年其  
吉

祭海神祝文

周禮荒政十有二以散財薄征為首以索鬼神終為夫  
為天子牧民不先惠養而徒事禱祈亦所不享也某既抵  
東甌以元日奉詔布德又三日率典謁廟先勤民而  
後致力於神者不敢不以其序也若夫時其風雨使年  
穀順成盜賊屏息則有司海之責在

祭雷神祝文

惟天地間陰陽相薄而為雷雷所以代天言而動萬物  
也國家舊典立夏後申日祭雷神某為邑長於斯豈敢  
簡彝有苾其香有潔斯牲齊明以承歆祀俾震驚百里  
物無疢癘惟神其鑒之

秋祭城隍祝文

祭有祈為有報為方亢陽用事時祈年而年祈雨而雨  
祈穀而穀神亦可謂從民之欲矣陳牲設饗以報嘉德



固其所也然地之生者有限而民之食者無窮以報之日為祈之始以今歲之稔致來歲之憂長吏曷嘗頃刻忘於民哉夫足民之生而使之得以事神者吏之心也相吏之勤而使之得以養民者神之德也敢以忱辭告于有廟

奉安祠山城隍海神祝文

竊聞祠山為東壁之精天之神也城隍掌土地門行之事地之神也滄溟衮衮海神司之水之神也神官三才府萬物水旱凶荒必禱為今既奉迎于茲轟天之庭出地之雲揚海之波抑在神變化闔闢間耳幸妥厥靈以宏其施

奉安聖水祝文

湫在潭而嘘為雲出為雨者龍之變也水在瓶而偏灑含生普霑法界者觀世音之變也今以聖水奉安于普覺寺以靈感靈豈無致雨之道哉亟霈甘澤以慰民望

青龍水祝文

按東嘉志大龍湫飛瀑萬尋騰空而下神靈無與比方  
 則龍潛于山久矣今西成在望旱魃忽鳴民心皇皇懼  
 行百里而半九十矣扣之父老稱得湫龍之靈則激飛  
 瀑而為滂沱特變化間耳用敢齊肅乃心奉辭以告神  
 其聽之神其惠之

春祭海神城隍祠山祝文

孟春祈穀季春祈麥自天子至諸侯其祀一也屬春苦  
 雨近方開霽袂既壞矣而復萌麥就枯矣而復實若非

諸神闔陰 陽安得一轉移之頃而生意滿田野耶用

率彝章式修明祀惟神其終惠之

告土地祝文

伏以廟門容局寧無工築地道貴靜必有司存屬吉日  
 之鳩工懼明神之未安尚惟陰相俾遂燕寧

謝晴祝文

陰霖通度方虞民食之艱霽色應祈悉自佛乘之賜掃  
 頑雲於頃刻收積潦於沈澗唯菩薩現無極慈悲使生



靈受如是惠利敢忘報謝仰答靈私

建紹乾道陰雨事

進御故實

吳泳撰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五

吳泳撰

進御故實

建紹乾道陰雨事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御筆太史奏天道久陰霖雨不止占曰久陰陰盛下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朕恐政失其道可來日召部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朕之過失民間疾苦政事失錯可以消天變可以收人心可

以召和氣實封奏聞

紹興四年六月乙丑臣寮奏方今國用軍食盡仰浙  
西今陰雨連綿害於耕稼萬一歉饑何以支吾臣愚  
欲望聖慈發自誠心專精祈禱仍詔大臣講求所以  
修人事應天心之術凡刑獄有可理理之工役有可  
停停之浮費有可省省之人事既修天心自格庶幾  
變災為福中熟尚可冀也詔從之

八年四月丙辰御史中丞常同奏伏見比者淫雨踰  
月天地陰晦此蓋陰盛之象其為災異明矣夫君者  
陽也臣者陰也意者兵悍驕恣有難制之漸乎刑獄  
淹久多冤濫乎百姓困弱怨氣溢乎寃此數端雖曰  
匪易然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信之畏之慮之圖之而  
已臣願陛下每以數者曲留聖意念念不忘則羣策  
日聞變將自消矣

乾道元年有司以久雨乞分遣郡縣吏禱于山川神  
祇上曰應天當以實此不必也比聞兩浙身丁錢絹



皆取於五等下戶其議蠲除之小大之獄豈無冤滯其  
令御史慮囚朕將避殿減膳以答天譴

三年宰臣葉顥奏淫雨不止咎臣<sup>等</sup>昨日有奏乞罷政  
上曰不必如此此朕有失德卿等當與朕交修庶政以召  
和氣凡政事有失中刑獄有未當皆宜留意上又曰  
可差官分決滯獄

臣聞先儒有言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小人者  
君子之陰也陽明勝則婦婉而順臣共而義小人遠而伏

故機祥休徵並應而沓來陰濁行則婦乘夫臣僭君小  
人內而君子外故妖孽異音層見而疊出攷之先漢災  
異之來抑何其稠也坤震載搖則嘉鳳之專應之河井  
湧決則班趙之罷當之黜向任恭佞譎求進而彗流日  
蝕之謫見北邊驛<sup>驛</sup>奴驕肆而大雨水溢之災起一  
事失一異應天人相與之際豈不甚可畏哉漢不足進

笑紹興開中天業<sup>之</sup>乾道扶重熙之運君德清明政事  
修舉內無女謁之罷朝無專政之臣儉壬無蔽主之失

夷狄無猶夏之患然天多沈陰而雨數降霖霖不止而日少光修之人事者既無一缺之非而驗之天象者猶有譴告之異吁可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矣然聖祖神宗豈一日忘敬天之怒哉慮政事之錯失也思兵將之驕恣也念百姓之愁怨也軫刑獄之多寃也君臣交修而德日隆天人交感而善日應卒能易水滂而豐登變妖青而休福者蓋災異之來雖與漢同而人君之德獨與漢異也况今本行失度既有苦雨數來之愆積陰不歛又有穀爛于場之慮則修明二祖之政在清朝可不亟加之意

建紹諸臣議秋防

建炎二年五月吏部侍郎劉班奏臣竊謂今時已中夏其去秋之時無幾矣臣願陛下申命大臣講求其端博詔羣臣各獻其說深恤軍兵之居處飲食而教之以力戰之法遴選守臣之才能勇略而付之以足兵之寄優容狂直以廣言路節抑浮費以裕邦財除苛



徭信詔令以結天下之心急戰功旌死事以激忠義之氣如此則金人雖強尚可捍禦而竊各無驚擾之慮矣

三年六月御史守丞張守奏臣准省劄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置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留無功之人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甲之虞使玩法廢職

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

紹興四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奏臣聞國家艱難以每歲春夏未嘗經意武事八九月之後方始講究謂之防秋習以為常曾不深慮臣去歲之冬嘗因奏對敷陳親聞玉音欲自歲首即修武備夙夜以冀今春己中日月易逝得重寸陰敵固可虞而不可信和議可講而不可恃欲望聖慈明詔大臣無苟目前之安無作因循之計加籌畫以壯遠猷

六年五月吏部侍郎劉大中奏臣近蒙宰執召至都堂傳聖旨令具將來防秋利害臣書生未習軍旅之事安得具畫上贊廟謨臣願陛下應天變以寔結人心以誠待敵勿事虛聲愛民勿為文其此乃禦敵之本也

十年五月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葉夢得奏臣竊惟敵情變詐不測盛夏方解焉疲之時遠至王畿其志必欲先入東京休養士馬至秋深長驅南下為衝突之計欲乞朝廷先定大計更命三將各具所見如何則守如何則戰守以何道戰以何術孰當鋒居前孰勒兵殿後如何以為聲援如何以為策應一一條上取所可行者就付之以責功效

臣臣周以盛夏征獫狁而捷漢以秋春伐匈奴而敗安邊保勝之策亦貴乎豫而已矣夫溫燠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凡狄人之所以社金革被弓馬堅忍而耐戰者亦其氣候使之然也故四月入潞八月出



澱馬乘牧之候也草青而歸素紅而來兵出役之期也  
彼無歲不飲馬無日不耀師專以蠶食上國為謀而吾  
則巍冠博帶優游閑暇玩愒時日以待之則雖耳未聞  
鉦鼓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識者已覘其不敵矣杜牧  
有言曰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回鶻意  
外一舉無遺類矣今固不敢望行杜牧之策但如建紹  
間李綱所謂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敵又奔  
突劉班所謂時已中夏去秋無幾唯博謀羣議則尚可  
扞敵如臣同如臣守如臣大中如臣夢得先定大計急  
修武備等策亟於此時早作措置則尚可以遏羣哨於  
未南止敵象於將逞不然采薇之戍弗剛折柳之樊益  
薄止俟其馳突自來而自去則非臣所願聞也

紹興乾淳經理刑獄衰淮蜀事宜

紹興元年正月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奏荆南係四  
川之口最為要害東隣鄂岳北接襄郢見今寇犯未  
已千里之間人跡斷絕各路郡縣十分殘破臣獨立

一方事力單弱無以鼓作士氣保守方面伏望差撥  
一軍精兵前來鎮壓盜賊保護川口有旨發王宗戶  
柴斌兩軍人應副使喚

七年知州劉子羽奏荆襄昔人用武之地自喪亂以  
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弃而不  
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盡守臣謂宜將  
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益兵聚糧募民耕種為戰  
守計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

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卷席之勢是一舉而獲三  
利也

乾道三年勘會兩淮州軍曾經殘破去處二稅各已  
分數放免尚慮民力凋瘵未蘓州縣財賦闕乏可更  
與展免二稅一年其上供諸色窠名錢物等沿邊州  
郡更與全放一年

淳熙五年新知西和軍州王傑進對論闕外四州與內  
不同當厚加存恤與之寬租賦釋逋負蠲徭役減征筭



使家給人足以備他日出師之用上曰今日正當如此

臣聞勞來還定西周之所以中興生聚教訓於越之所  
以復霸自古未嘗無敵國外患也使变故之來挫益激  
以益厲剝缺破碎之處隨事補葺而益振則壞者未有  
不興憤者未有不起者當烏珠犯邊之際亮主飲江之  
時鉄騎如雲征塵覆鳥飄忽震蕩所向披靡而並邊城  
戍堡聚莫不罹其虔劉之毒曠土彌望居民稀少此何

等氣象惟我紹隆君臣奮春秋復讎之心鼓凶奴未滅  
之氣振厲激作未嘗以一時觸藩之小故而沮其萬世立  
國之規模故近而淮甸遠而襄蜀凡蹂踐之地兵闕則  
須而補之糧匱則隨而峙之流移未安則完之城邑未  
復則修之耕種未廣則招民而墾之專務興補而壞者  
全悉心經理而勞者息中天之業成而復還承平之舊  
觀職此之故也頃者北兵潰防疆事孔棘襄蜀諸州半  
遭屠燬乘其暫退而亟撫瘡痍隨其流離而速加鎮定

厚藩籬而安堂奧無大於此惟陛下並行之

紹興吳玠守蜀關二事

紹興二年十二月金人使薩里干襲五路叛兵入寇時吳玠駐和尚原兵不得進欲以竒取蜀乃令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游騎出熙河綴關師右而大軍由商於入寇三年正月乙丑陷金州彥琪劉子羽移書與統制吳玠曰金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

馳與金兵遇金人始至關下被重鎧步登山而仰攻

我之矛弩亂發且轉大石擊之至不能前則背山而

坐蘓則又登凡六晝夜敵皆敗斂無何金人募士死

從間道犯祖溪關守將郭仲力不能支玠見金人掩

出我師後遂自饒風一日馳還漢中四川大震二月

己亥薩里干入興元府子羽約玠退屯三泉玠曰

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

玠議其後耳玠往守僊人關子羽築硬柵於潭毒山



以死守金人至金牛不見兵疑有伏玠又為軍書會諸將欲斷歸路金人邏得之懼俄而報曰敵退矣於是子羽與玠急遣兵邀之于武林關金人盡棄其輜重及所掠人畜而去後軍為我軍掩擊及墮溪澗死者數千計其後王俊於饒風下得馬草萬七千餘且金自入寇以來無所得而有所亡未有如此役也

四年春二月薩里與烏珠蓄憤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吳玠謀知之乃預治壘

於僊人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辛丑敵自寶雞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關直攻玠營玠以萬人當其前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宗弼聞之擁兵急攻關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劉連珠硬砦十數坐又來玠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玠令軍中併發神臂弓飛矢大砲斃敵無數敵添生兵萬餘分為二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為蜀

阨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金人復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水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翌日薩里干命諸將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姚仲等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為絕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柱仲取酒擊滅之敵引去遣王萬年等分紫白旗入敵軍敵奔潰抵夜玠別遣五將分更劫寨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歛兵宵遁是舉也敵決意入蜀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為久留計

臣聞蜀國之上流也岷冢尊漾東流為漢則自金均歷襄州而徑趨漢陽者為一道岷山尊江東別為沱則自涪萬里入瞿塘而徑會於九江者為一道故昔之固國者必以上流為固而所以固蜀者必以關險為守紹興君臣日夜念此至熟也蜀之險固多岐而饒風一關漢中之屏蔽仙人一原西河之矜喉臣玠臣子羽臣仲嘗守饒風矣臣璘臣政臣萬年嘗扼仙原矣如重方副矢一隙弛則一備嚴一士亡則一將繼鉄騎雖成林而終



不能越閩而西者玠與璘之力也今敵之勢不同於金而操關禦之士又少於全盛時近聞謀報頗有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之意萬一鄉導者與之畫王濬造大舟遠航之策直下荆則江游震驚而不但全蜀之憂矣為今之計莫若急督趣襄閩蚤發援兵以救仙源之危急科降緡錢差人押發以救蜀餉之匱急戒諸監司帥守各務進屯以救三川之亟如救頭燃如解倒垂毋使蜀之失自端平始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

高宗諭世忠修好光世

高宗皇帝紹興四年淮西安撫使劉光世淮東安撫使韓世忠以私隙未平上謂世忠曰大將國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光世不睦議者皆謂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光世忠頓首曰敢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荆以謝

臣竊惟晉以稟書將中軍而帥乘和漢舉向寵為都督而行陣睦師克在和古之道也兩虎相鬪不能分之則

不足以結寇賈之權群狐互爭弗能遏之則適足以兆  
王沈之釁況中興將士若非高宗皇帝駕馭調一則安  
能以服其心而折其氣哉夫甲曰可戰乙曰可和是猶  
議論之弗協也此欲進屯彼欲退守是猶識見之弗同  
也若強敵對境兩陣決機進止之頃如雲隨山呼吸之  
間如雷破柱正賴疆虎之將熊羆之士相與戮力王室  
而私意橫生群猜不釋往往盃酒之間蓋有白刃相讎  
者矣豈不誤乃公事哉此高宗皇帝所以舉寇賈之事  
以論世忠而臣劉大中亦復書李郭之事以語光世蓋  
欲使其先公而後私徇義而忘讎也已而私憾頓釋忠  
肝相照世忠負荆謝罪光世貽書交歡而江淮克敵之  
功實基於此豈有詩書禮樂之帥反不如介冑武夫哉

高宗孝宗降罪已赦詔四事

紹興五年正月敵人在江北者盡去戊午輔臣進曲  
赦淮南事自上曰赦文不可誇大第使實惠加于兩  
淮百姓乃朕旨也已未德音云念士卒因戰爭之後



吏民罹轉徙之虞室廬焚剝者致無以自安婦子流離者有不能相保毒加爾衆痛在朕躬閔茲凋瘵之餘霈以厯鴻之澤應淮南諸軍並行存恤應山水寨團結人民並放免稅役十年嘗經賊馬蹂踐去處與放五年

紹興三十有一年二月丁巳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和州敵人已遁去乃議肆赦進呈赦書事自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已

而已甲子制云慨念疆場之民薦被兵戈之苦妻孥蕩析肝腦糜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喪耕犁之具禍貽爾衆罪在朕躬幸已靖於妖氛喜再成於樂土欲撫瘡痍之俗爰推曠蕩之恩其淮南京西湖北路德音到日釋雜犯死罪以下囚

隆興元年五月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癸酉降詔罪已曰朕文不足以柔遠武不足以折衝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雖爾戰士

戮力取勝而我主將應敵無方號令既乖進退失律  
閔茲衆志罪在朕躬更期中外之協心共輔勿冲之  
不逮張浚特降授特進戊寅輔臣進呈近宿州敢死  
戰士宜被優賞上曰當歸功於下可催促張浚條具  
推賞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和議成丙申德音降汾邊殘破州  
軍曰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棟宇或遭於燬  
燼田疇併喪其犁鋤老穉有蕩析之灾丁壯有係累  
之苦三冬區薄千里繹騷顧爾何辜皆予不德宜推  
洗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州  
軍管內併楊承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界  
曾經殘破去處德音到日除十惡外其餘罪無輕重  
並赦

臣聞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湯詔誥之辭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武誓命之辭也仲尼叙堯舜禹歷數之傳於魯  
而獨取湯誥泰誓二語繼三聖之後懿哉罪己責躬之



足以與邦也漢世詔令九十一章而輪臺一詔足以蓋五十年征代之愆唐德宗所下詔書九篇而奉天一赦足以銷數十年強藩悍將之氣悔志終萌而天意回猜情不任而人心感雖以好大強明之君猶不至墟漢而感唐者蓋有繇也我高廟孝宗之志遠矣某年發德音某年下明詔曰毒加爾衆痛在朕躬曰憫茲衆志罪在朕躬此湯武之用心也漢唐不足進矣今日內異相乘外憂未弭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其<sup>可</sup>以虛文動民哉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想襄淮漢沔疫民瘡老莫不扶杖願觀陛下罪己之詔

紹興淳熙預儲蜀師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庚辰中書舍人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禮部侍郎孫道夫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材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人常置之聖度上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戎最今日先務勿計敵之強弱為先自擇將帥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

大體者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癸亥兵部侍郎湯久恭言仰惟  
陛下惠顧全蜀不忘宵旰至於擢用人才蠲除民賦  
無不上軫於淵衷者其除制置使也選任尤重每當  
制置使替移或赴召命若軍中緊急開使必候申朝  
廷差權官方有行移地遠日久不免留滯欲望特降  
指揮依條令監司兼權詔今後四川制置司闕就令  
都大茶馬一面暫兼權茶馬又闕即總領兼權

紹興三十二年詔去蜀行都萬里人材預當儲蓄以  
備緩急今王之望既來欲舉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  
利害者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採擇

淳熙十年六月己酉進呈太府寺丞勾昌泰奏蜀中  
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  
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一去一來之時至為利  
害之機願於從臣中嘗儲一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  
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於思患豫圖最係



國家大事上諭寧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  
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  
缺事

臣聞二矛重弓詠於閔宮之詩佐車副路掌於田僕之  
政古人圖事雖一物之微未嘗不置輔也矧蜀去天萬  
里為國家上流三軍之司命生靈之壽脉皆係一帥若  
非早儲預蓄將何以捍不虞定有用哉紹興淳熙宸謨  
深遠或列之華近以程其能或試之一道以老其器或

欲求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置之聖度或欲嘗儲一  
二從臣於安撫以備制置使之缺選擇預故民聽孚踐  
駁多故戎情稔是以世將自禁從往剛中自宣諭除似  
與法原自利夔帥授如箴中之矢一矢既盡一矢繼之  
如籠中之藥一劑既投一劑承之更無倉卒乏才之患  
百有餘年蜀師得人職此之故今人才益衰少矣韓厥  
既老繼以智瑩子儀將去代以光弼在清時不可不預  
加選擇

孝宗與洪遵論呂蒙正所言君子小人之失

紹興三十二年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苟邦國陰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上曰呂蒙正所言君子小人繫時運盛衰朕以為不然正在人君如何耳

臣嘗伏讀國史歷觀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其所以互相排斥者大略凡四變自元祐初司馬光為相登用正人屏逐羣小王嘉叟八疏論章惇劉摯九疏論蔡確孫覺七疏論韓縝蘓轍呂陶孫朴朱光庭五疏論安燾如京如卞如布如惠卿諸賢攻之亦不一疏其間或有以參用熙寧舊人以絕異時朋黨之禍者光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故其始也號曰君子攻小人司馬光死呂公著老摯大防相繼秉政而議論之偏君子亦自相矛盾矣吏額細事也而主摯者攻大防主大防者攻摯歌哭戲語也而主頤者攻軾主軾者攻頤向使摯與大防融



以善意而無隙之可乘則何由有秦汝公朋之譏軾與  
順開布以真誠而無釁之可入則由有川洛異黨之謗  
異時八閩五鬼之號彼執我仇仇者反得以議我矣  
故其末也號曰君子攻君子方紹聖初楊畏引用王氏  
之黨而元祐之君子孤矣李清臣倡為紹述之號而國  
家之正論變矣故張商英之始攻元祐大臣也榜朝堂  
者凡五十條翟思之攻正人也乞追降者凡十四士鄭  
雍揚畏之攻劉摯蘓軾也其黨人之姓名者凡三十輩

黃慶基謂洛黨雖衰川黨復盛周秩謂大防惡黨半已  
出外半猶在京甚至嶺海之臣欲重鐫責墟墓之人亦  
復追仇前日之去小人也何其怒今日之逐君子也何  
其慘故其初也號曰小人攻君子章惇入相制詞布所  
草也而因進擬之失布傾之安燾執政燾與惇素所  
善也而因駁議之多惇排之舉從臣之議布既傾亦建  
皇儲之議蔡又傾章主一人也蔡主序辰章則主鏗惡  
一人也章惡嘉問蔡則惡種章蔡由是不盛矣雖迹在

元祐心在熙豐以楊畏之俾闔終不免於斥去在元祐則盡更  
元豐之所守在紹興則陰匿元祐之所為以許將之碩望猶不  
免於降黜權勢相軋澆薄互煽至於平日以兄事人而  
不得使之入京以子事父而不得使之久於其位故其  
終也號曰小人攻小人逮夫君子之道既消小人之去既盡不  
得已而倚用庸人則如人一身之受病參苓烏喙既已  
屏去而復命無恒之醫下對病之藥其何以起民瘼而  
延國脉哉故嘗以為元祐之初如五陽之夫如同人之  
各紹聖之初如五陰之剝紹聖之後如二女之睽若使元  
祐而聽程顥無自分黨之說則必不重貽紹聖之害使  
紹聖而用陳瓘無所偏重之喻則必能參用元祐之人  
國是既明人心歸一正人必不指邪人為朋邪人必不  
指端人為黨中原之禍亦宜消於轉移之間矣現乎此  
似若關乎氣運之盛衰者而我孝宗皇帝識高見遠乃  
謂正在人君倚歟盛哉抑詭怪行大中實有賴於皇  
極之主哉



孝宗施行王弗等所進故事

乾道元年三月丙寅權尚書刑部侍郎王弗進故事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  
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莊王曰善  
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臣聞國之有是至當  
歸一異議不得而搖之則庶政惟和天下無事國無  
定是人懷異論不國家之安危不恤生民之利害  
惟求己勝以媒進取循致危亡者多矣楚莊王孫

叔敖小國之君臣其所言乃尔可以為萬世之法詔王

弗進故事誠有國家之大戒今日之先務朕當與

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是以歸於是期共守之

五月辛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洪适進故事仁宗

皇帝皇元三年以淮南江淮荆湖制置發運使尚書

金部員外郎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久之

為副使既久之為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以得其人

而久任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不若獎勵以盡其

才乃特賜進士出身除侍御史留久任詔洪适所進  
故事切當日今之弊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  
遷易其與利除害績用修舉並依仁宗朝用許元故  
事優加推擢顯用施行

臣聞道不稽諸先王不足以為善道政不考諸往訓不  
足以為善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雖聖帝明王有不能  
易也堯舜聰明之君也首曰若稽古湯齊聖之君也而  
曰率厥典書至高宗始言學而其綱領不過曰監于先

王成憲詩至成王始言極治而其功效不過曰率由舊  
章道問學而咨故實蓋有自來矣漢魏相奏漢興以來  
詔書二十三事論者以為得體唐憲宗詔李絳等搜次  
君臣成敗五十事識者謂之知言然而漢雜伯唐多亂  
未足以為法也懿我國朝以百代為元龜以烈祖為寶  
鑑前朝事近於治道者詔儒臣日進五條慶歷故事也  
本朝事閑治體者輪侍從日進一兩事建炎故事也王  
弗進楚令尹定國是之議洪适進仁宗朝久任監司之



說乾道間故事也家法之美方策具在羣工之奏開卷了然善者可師而不善者可鑒也然而臣之進故事也不徒進也必貴於可行君之閱故事也不苟知也必期於允蹈若行之不力蹈之不堅則雖日進百餘月獻萬言但其文而已更化以來臣所進故事幾二十餘篇皆本朝故實而不雜以他事大抵欲陛下法祖敬宗而以世為天下之法若夫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則非臣之所以事陛下也

乾道初郊雷變

乾道三年十一月丙寅合饗天地于圓丘以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值雨望祭于齋宮還青城質明還內羣臣赴文德殿聽制戊辰雷發非時己巳賜三省樞密院詔及戒諭中外百僚詔癸酉詔罷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事葉顥提舉江洲太平興國宮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魏杞並以郊祀雷震故也

丁丑詔曰比者盛冬之月雷聲震發上天譴告不虛其應惕然警戒深懼朕有失德朝有闕政民有疾苦上干陰陽之和可令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咎微毋有所隱

辛巳參知政事蔣弼奏竊惟當今急務莫先於人材伏見朝廷每一闕官執政聚堂商議閣筆相視累月然所除授竟不滿人意者非果無才也天下之大人材之衆邪正能否未易悉知而欲二三執政周詢

而遍察之亦已難矣臣願明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於中外見任寄居侍闕官中薦舉可任郎官寺監丞簿監司郎守者十人各疏其所長附於姓名之下雖資歷未至而其材他日可以郎官寺監丞簿監司郎守者亦許論薦限五日具姓名申奏已降付中書省籍訖每遇闕官臣等披籍檢照所舉官最多者校量人材高下資序深淺選擇取旨擢用得人不至有乏材之嘆按之



臣聞敬迓天威不敢昏逾成周之所以盛也是天疾威  
 弗慮弗圖小雅之所以哀也古未有無災異之時顧人  
 君所以應之者何如耳寅畏則昊天降康上帝臨汝可  
 以回悔怒而為悻戲豫則昊天降威上帝震怒未免轉  
 和氣而為沴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表詔曰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一敬肆之分而災祥立異為人上  
 者柰何一日而不敬哉乾道初郊雷雨示變日至之時  
 而天動威饗帝之夕而雨傾注此大異也我孝宗皇帝

豈斯須而忘敬天之渝哉今日而避殿宣制明日而  
 戒飭百工又明日而策勉宰輔又明日而下詔求言  
 又明日而命百官薦賢達士孝宗此心非今日敬而  
 明日不敬也非一事敬而庶事不敬也非烈之變作  
 則敬而震虢之威息則不敬也敬天之怒而夙夜不  
 敢康勅天之怒而戒懼不敢怠此所以災異稠仍而  
 不累其為乾淳之盛也迺者宗祀明堂燬燬  
 震電陛下嚴恭寅畏對越祗懼凡所施行動遵

祖憲已足以承天心而端帝命矣然周頌曰夙  
夜敬之敬之天維顯思言無時而不敬也惟陛下  
留神

乾淳講論會子五事

乾道四年五月四日上宣諭宰執曰朕昨疑會子三  
二年後壅併必不通快卿等有救之之術否王炎奏  
曰會子行之既廣自然通快蔣芾奏曰今以會子收  
錢銀若會子稍多便出錢銀以收之如此所謂行權

陳俊卿奏曰歛散抑揚之道權在于上則無弊矣上曰  
然

淳熙二年輔臣進呈淮東西兩總領所各乞以金銀  
換兌會子支遣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  
迺爾缺少葉衡奏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  
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餘流行于外者總  
二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  
所分數入納如何恐久而有弊及錢良臣申到民間



入納缺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已支絕會子乞再  
給降上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  
易競用會子一為免商稅二為免脚乘三為不復折  
閱以此觀之會子可謂通流上令從所請因宣諭曰  
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計

六年輔臣進呈權戶部侍郎陳峴言契勘每月大軍  
支遣會子昨緣折閱以見錢銀兩抵換今來會子與  
見錢相等欲乞住行抵換上曰可權住一月近來會  
子聞民間甚貴重之與見錢等朕若不受惜會子散  
出過多豈得如今日之事乎

七年輔臣進呈淮西總領葉宏再乞支降會子趙雄  
等奏陛下稱提會子今見其利遂使會子反重于錢  
上曰利在天下權在朝廷

十年輔臣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上見所  
具新印會子數目迺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  
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臣聞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其言金錢布帛之用曰利于  
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欲其重輕相權公私俱利也至  
漢造皮幣唐置飛錢國朝在京有便錢務天聖初益州  
緡造交子務所以與錢相權或便商賈之懋遷或佐公  
上之不給造端立法實本于周然法之緡也求以便民  
而其弊也或以厲民蓋楮猶水也源清流潔支暢旁通  
則可以澤物而源壅流多潰防決溢則亦可以為民害  
東南之有銅會創始于紹興六年其數至夥也乾道初  
增印二百萬三年丁亥流行于民間者九百八十萬四  
年戊子又詔以一千萬為一界尋又以兩界相沓而行夫  
以十有二路之廣一百三十州之衆行二千萬緡之楮  
未甚害也而孝宗皇帝之諭輔臣乃曰會子少則重多  
則輕曰民間甚貴重楮不可使散出過多曰恐二三年  
後壅併必不通快又曰利在天下權在朝廷又曰卿等  
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策大哉聖謨憂深思  
遠直可以為後世法也矧今日楮會之書放者已十三



倍於乾淳若能體孝宗皇帝聖訓思所以少重多輕之  
因從其源頭受病處止之然後多方求所以救之之策  
則子母必能相權氣血必能相滋而其弊可漸革矣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六

表

明堂皇后賀表

宋 吳泳 撰

伏以練季商之日虛抑正中敬重屋之儀房心動色天  
地並祝家邦同休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凝命溥將宅師  
嘉靖齊戒以事上帝獲修圭幣之恭肆裸以饗先王既  
奉犧牲之潔靈娛昭格景福來同臣妾忝忝備坤儀忙承

乾施嘉與黎元之衆悉陶惠澤之春

貴妃賀表

載龜陽館肇秩明禋笙鼓純絳而百花熙榮盛今芳而  
三神裕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似禹淵懿若文燕及  
皇天洋乎如在其上衍我烈祖愾然如聞其聲精神感  
通福祉洋溢臣妾叨華星揄奉戴露恩覲熙事之休成  
同嘉師而慶賴

美人賀表

袞封國陽肇稱禋祀奠琮而乾端露薦而神意娛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寅奉明威丕昭綺典效天法地儼高  
厚之顧歆尊祖敬宗懔明祗之來下受釐宣室均福後  
庭臣妾叨備下陳忻逢華旦既被祭典十倫之澤仍祈  
天豢萬壽之春

明堂慶成賀表

天子垂萬世之基禮嚴宗祀明堂教諸侯之孝賚及多  
方凡隸王臣悉霑駿澤恭惟皇帝陛下酌祖之道對天



之休屏玉女却宓妃夙夜致精明之德秉鑾輿備法駕  
斯須無易慢之心願民力之普存節邦財而用慎式憑  
一念祇答三靈所以款謁之朝風雨霽澄禩將之夕星  
月清麗豈曰彌文之應實繇儉德之昭靖惟先朝厥有  
丕式自肇禋者嚴率斂之戒而繼志者遵省約之風一  
黃道縟之微仁祖必為民而更造一黑羊裘之細哲宗  
恐害物而改為蓋德修薦薄則吉大來而禮瀆祀豐則  
靈弗假矧四歲合宮之際皆一循列聖之規大路所歷  
黎元不知見人心之悅豫升歌之終明神既饗宜聖祚  
之綿長臣翳居林泉阻奉牲玉懷忠尚信效祝史之正辭  
未敢鋪張第從臣之嘉頌

明堂慶成賀表

合侑明庭肇修曠典功莫陰於尊祖既保乂殷禮多歷  
年孝尤重於饗親故宗祀文王配上帝乾坤清寧而輦  
道霽星日澄麗而齋壇光作民恭先惟聖是克恭惟皇  
帝陛下明超萬古奧接三才寅畏嚴恭固自克謹先王

之憲寬仁慈儉未嘗敢違寧考之心是用裒對天之閔  
休式嚴父之丕訓工競顯相神來宴娛不惟見祖宗之  
靈在人抑可占國家之福未艾臣心馳象魏日動鷄幡  
陪祀合宮雖不預周士奉璋之列依光近甸尚可述克  
民擊壤之歌

天基節賀表

伏以紫蓋在東已應中天之運赤光滿室式標誕日之  
祥春遍康衢人登壽域恭惟皇帝陛下稟堯舜之聖  
躬禹湯之明求福不回雖備德富康寧之美遇災而懼  
常懷嚴恭寅畏之忱以仁恕結人心以憂勤養壽命肆  
其享國惟以永年臣目俟天庭身縻侯服莫陪俊乂銜  
壽酒於舞階尚與老癯布詔書於方國

望雲氣於越山夙開聖瑞占龍躔於漢闕還啟誕期春  
回九域懽震羣嶽竊攷歷代開承之統無如皇家眷命  
之休麗日照裾宜仁廟得天之久赤光滿室肆高宗享  
國之長懿哉二祖之風鍾作一人之慶恭惟皇帝陛下



神姿凝重性德清明黼宸坐朝凝如山之不動細瑣論  
道粹於王之無瑕瑞符已協於帝文甄貺宜編於瑤牒  
所其無逸維以永年臣職在視釐報勤歸美第從臣之  
頌班莫起於春朝歌聖壽之辭心但存於南畝

寅階簇仗先一日以頒春甲觀奉觴後千秋而稱壽瑞  
浮天闕歡動海邦恭惟皇帝陛下性德徇齊身容郁疑  
齊明而事上帝劃開暘景之晴神武而馭四夷洗盡兵  
氛之濁吉夢著紫金之帽珍符縷白玉之編會登太平  
均錫繁祉臣久離危從復忝蕃宣馬頭總近於東甌斗  
口忽瞻於南極奏誕聖之曲弗能廢唐殿之樂章誦祈  
年之詩尚可廣周家之德意

聖統垂仁歲已更於六閏泰元增筴運復起於三陽矧  
名隸於禁塗合表通於瑞按竊攷歷象周天之數始知  
帝王受命之符堯之生以甲申仁壽化行於萬國舜之  
生於甲子聰明德冠於羣倫有開彌月之祥實並兩朝  
之美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類智燭萬微神武布昭雖

克濟中興之大業嚴恭自度未嘗忘當事之小心言動  
憲丹書之銘環祥鏤白玉之牒肆其享國惟以永年臣  
目僊虹流首勤虎拜舞階寸地莫能接武於夔龍致主  
孤忠尚欲同符於堯舜

簇伏寅階大王正之一統奉觴甲觀祈天子之萬年慶  
流海邦歡動崧嶽恭惟皇帝陛下神姿英武聖性徇齊  
夙直畏天之威每清心而寡欲寤興惟正之憲因立  
號以改元矧逢電統之辰宜介川增之祉漕河水足師

曾無告匱之憂邊析塵清民始有為生之樂臣偶分漢  
竹阻奉堯樽嘉與東甌老瘥之民願同華封富壽之祝  
上金鑑千秋之錄曾陪北闕之班奉玉陰萬壽之詞敢  
後南山之祝筆飛荷索表露楓宸粵稽歷數之周天因  
識帝王之啟運堯自甲申而起所以世治而君聰明舜  
於甲子而生所以德行而民仁壽偉一人之有慶參三  
代以周符恭惟皇帝陛下聖性徇齊神姿郁凝武能禁  
暴完夫九有之師寬本愛人錫厥庶民之福矧紫邏



絕夕烽之警而青疇迎臘雪之祥德則無疆年其有永  
臣翳居林木阻覲闕庭製誕聖之樂章未及升歌而迭  
奏磨中興之崖石尚須泚筆以大書

七閏曰章方起擊年之歷三陽為泰又逢誕聖之期慶  
集露朝福流方夏恭惟皇帝陛下秉姿岐嶷宅志清明  
性克帝之仁適應甲周之數命殷湯之武首開胤降之  
祥旄頭占敵運之衰龍角表天田之瑞御圖有赫介福  
無疆臣近在日畿阻陪漢闕聖恩寬大再叨玉隆萬壽

之祠國祚綿長更上金鑑千秋之錄

王正一紀已占斗柄之指寅天子萬年復喜歲端之換  
甲車書所暨福祿攸同恭惟皇帝陛下睿性徇齊神容  
郁嶷聖人之生不數黃河始遇於一清天瑞之應以  
承臘雪更逢於三白麥土壓青蝗之沴榆闕銷赤羽之  
塵月正誕彌邦其嘉靖臣旋隨澤鴈喜覲星虹錄上千  
秋不能陪從橐之簪筆宮名萬壽尚可效祠官之祝

暨

真人之生東越有開受命之符攝提之正孟陬適遇發  
祥之旦度綿萬禩懽洽八埏恭惟皇帝陛下聖性狗齊  
神姿郁窳踐阼閱十五載將以有為享國踰三百年所  
其無逸史奏日星之順紀農占雨雪之呈祥凡為禹甸  
之臣率效堯封之祝臣夙叨晝接阻奉春朝銜繫寶章  
雖去京之日遠錄陳金鑑尚報主之心長

天生英主有開端胤之符歲紀誕期適次蒼龍之首慶  
綿宗社澤暢挺垓昔者堯以甲申而帝祚昌舜以甲子  
而天休永祗若二代懿予一人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  
淵發強剛毅朝清道泰四門闢無凶人歲稔時和六府  
修惟善政矧青輅賓春於除日而黃麾簇仗於元正留  
萬歲盃為九重壽臣近居日甸阻覲天顏奉香火無言  
已罷玉隆之秩賀朝廷有道尚存金鑑之書

望霞鷺之天新飭建侯之度瞻星虹之渚適逢誕聖之  
期度鍾一人光勳九牧恭惟皇帝陛下神姿郁窳聖性  
狗齊乘堯運以得天乾清坤謚祀文王而配帝日麗星



輝北陸無一警之塵南畝有屢豐之喜所其無逸惟以  
永年臣曩侍漢朝今侯周服阻陪俊彥御壽酒于舞階  
嘉與老癯布詔條于方國

元正賀表

鳳圖紀歲象闕頒正恭惟皇帝陛下位在德元動稽天  
若體仁現萬物之資始致化如四時之錯行矧逢交泰  
之期宜介疇離之祉列千官之伏朝儀既肅於寅階留萬  
歲之杯聖壽更祈于甲現臣奉祠真館阻覲端門嘉與

東甌老癯之民願觀春日寬大之詔

載旂丑陛先三日以頒春簇仗寅階奉一元而布政恭  
惟皇帝陛下仁如天運敬與日躋求王道之端致和而  
萬物育省歲功之始不言而四時行矧逢交泰之辰宜  
燕疇離之祉臣近居禹甸阻奉堯尊喜與苕溪老癯之  
民願効封人富壽之祝

青輅載旂迎年於卯陛黃麾簇仗賀朔於寅階三朝會  
同萬宇和秦恭惟皇帝陛下道參天運位在德元積閏

為一章已盡財成之道先春凡七日首頒寬大之書無  
臺不熙有域皆壽臣叨居靖館喜見載陽嘉與龜溪瘡  
老之民願觀象魏清明之教

洪都新府方奉教條象闕端門又頒正朔恭惟皇帝陛下  
下面稽天若位在德元不言而四時行有道而百神饗  
列千官之仗朝儀既肅於寅階留萬歲之杯聖壽更祈  
於甲觀臣偶縻周服會漢京嘉興西山老瘡之民願觀  
春日寬大之詔

冬至賀表

斗歷改元已協歲成之叙天正肇統又書日至之祥王  
春從白瑄以潛回仙仗簇黃麾而交賀化舒萬國欣動  
千官恭惟皇帝陛下秉道樞憲天之度紀星量月中

國常盛而夷狄哀關陰闔陽君子益親而小人遠剛德  
正純乾之位仁心迎來復之機悉陶堯壤之民溥錫箕  
疇之福臣叨祠靖館阻拜明廷讀易南牕雖有閉關之  
志繫心北闕寧忘進禩之誠抑嘗奏薄技於禁林敢不



通微調於表案更祈上熟以濟中興

淳祐改元賀表

大衍歸奇象閏已成積歲之功春秋謂一為元式正表  
年之統正朔所暨車書修同恭惟皇帝陛下克綏厥猷  
皇建有極循克之道規歷象於昊天行夏之時訖聲教  
於四海此以兵禔之未靜加之禘事之不登吏巧而文  
寢深安得還淳於上古年飢而用不足疇能享佑於下  
民爰稽五始之遺文遂輯四宗之徽號以崇勵風俗以  
導迎休祥臣適守介藩恪承明詔斗歷改憲已逢泰運  
於三陽春朝受圖更鞏鴻基於萬歲

改元皇后賀牋

春朝頌象斗歷改元正朔所加宇宙皆泰恭惟皇后陛  
下氣含溫厚德秉靜專順承乎天無為而羣物阜將迺  
於日不動而四時行爰參寶典之丕彝式正始年之徽  
號臣顧瞻鳳闕維繫鹿城嘉興海濱遐迩之民布宣春  
日寬大之詔

進奉御書石刻表

卷十六

聖人之情見乎辭咸仰王言之大天下之動貞夫一不  
 離心畫之精捧二寶以珍藏煥三辰而炳麗遂鑱翠石  
 以侈鴻休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學深六藝睿思高  
 妙發於堯典之文章宸翰輝煌傳洛書之字法至若詔  
 旨春頒於郡國詞頭夜下於禁林湛雨露之霑濡駭  
 龍鸞之飛動鴉翻御墨爛垂漢之光龜護豐碑永作海  
 邦之鎮巨曩陪供奉今忝藩宣紀載金坡之遺雖無  
 錢惟演之巨筆顧瞻王堂之邃猶有歐陽修之遐心迺  
 營古郡之岡庸葺新樓之址題為拱極示敬主以弗忘  
 跋所賜書庶托名於不朽

賜御書宗濂精舍額謝表

河漢宗于海豈道學之無源日月麗于天信神章之有  
 爛煥開黌宇鋪對鴻休粵自禹河之綠字無傳周几之  
 丹書寢遠光武手跡方國競覲文皇飛毫朝堂爭寶曾  
 未若皇帝陛下銳情古訓游思書林雲漢昭回意態生



於筆下龍鸞飛動精神運於畫前乃眷孝廟初潛之  
藩是為濂溪始仕之地式頒御墨以重儒官臣敢不仰  
奉環題俯宣清化經天緯地幸逢聖主之右文弄月吟  
風樂得英才而共學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起廢寓里䟽榮价藩臣罪積如丘山聖恩深于雨露恭  
惟皇帝陛下法度克禹典刑舜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  
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嘆息愁恨之

聲豈應一介臣之微輒冒二千石之寄伏念臣學迂而  
癖志廣而踈居官亡以瘡人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  
國既不以治辦名逮再守永嘉尋復坐悞弱免雖衆女  
望蛾眉而交嫉寔小人負乘器以招尤退處一丘亦遭  
三黜特荷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非臣  
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  
闕敷陳而省符督迫促臣上道便殿不得入奏側門不  
及候辭空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玉音之訓式欽

乃命爰疾其驅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  
華民富今為地大國貧苗催一十五萬石而所支尚欠  
一月之糧稅管五十七萬錢而所收不滿終歲之用重  
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密而訟益繁  
珥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帥權  
分隸于九江而侯度僅頒于八縣孤壘子立百為莫開  
然臣嘗閱漢興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  
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舉設孺  
子一榻清譽高於岱嵩王弘中得文公片牌靈光射于  
牛斗逮於聖宗懿我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  
用紀元之號首振吏治以開中興今天子聖神朝廷寬  
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符臣已于十二月  
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朱衣雖動  
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到任謝表

罷直禁林叨陞媯閭雖離扈從亦忝藩宣祇荷恩華彌



深感涕竊惟寧國本鳩茲地跨鵲岸營厥土疏瘠而豎  
厥民精勁而藝唐時戶口不滿六萬戍兵總及二千而  
西平淮夷北取澤潞守圉扞敵名廸有功今生齒之版  
幾倍于前而廂禁之籍乃不如昔若使歲年豐稔猶或  
可以保民脫遭水旱凶荒則將何以為國而况密邇姑  
熟接連大江當此防秋之時寧無飲馬之慮永言牧御  
宜藉英賢如匡之廷豈堪此寄伏念臣始自入士至于升  
朝宰巖邑幾四年蓋嘗學道丞外府閱三載曾靡求知

不自意於遭逢乃徧更於華顯既叨銓部憲曹之選又  
忝詞垣翰院之臣以文字為官常以語言為職業入直  
則閉閣草制吏責不加退朝則杜門讀書職憂靡及何  
嘗登對便殿親聞玉音謂臣奏疏頗為憂時謂臣麻詞  
最為得體所以感激恩遇竭殫疲駑抑不思名既盛則  
毀日來官愈清則忌益衆致煩吏議有累聖知不謂特  
蒙皇帝陛下克仁如天漢德如海察其初無大過矜其  
粗有小能寧屈刑章復紆郡紱霽威而待楊億既寬

陽程之誅違謗而用元之猶昇黃岡之守臣無斯學力  
有此寵榮荷遺簪之未忘誓結草以圖報故總抵郡境  
延見吏民具言天子聖神朝廷清泰治政無大小必躬  
必親視民無戒踈兼愛養有隱必達無幽不伸更遣近  
臣出為刺史凡白袍烏帽之叟見紫筆朱衣之人自謂  
生長至今已八十餘歲不聞侍從出守幾三十餘年以  
臣之來必慰其望臣敢不銘已以正臨民以莊不事培  
刻為聲名不崇簡大為風采官暇則勞耕夫于野農隙  
則閱弩手于州千里佩符雖對斗壘旌旗之色五更聽  
漏尚思神京鐘鼓之音

知温州到任謝表

臣蠅蝨賤臣久竊墜廩聖恩隆厚起授虎符去秋八月  
五日伏承制書除臣温州太守被命之後臣有弟昌裔  
適守東陽闕館招延俾臣待戎嫠與溫實股肱郡臣於  
弟同氣而分形骨肉合并曾幾何日而公朝尋有旨促  
臣之官州郡亦遣人迫臣就道臣更不敢久稽王事爰



疾其軀水陸七程雨雪三日遂于除夕到州月正元日上訖既祇厥事延見吏民荷鋤帶經之農扶杖聽詔之老爭來馬前具言天子仁聖治朝清明雖在海濱皆沾德化向者家給人足素號樂土今茲木饑火旱適遭歉年見臣之來從而朱吏擁雙紅旌佩二千石印綬意謂九重特遣侍臣必能利安黎庶辭忱望切凜莫克勝切以温州負閩粵在鉅海極東戶口幾二十萬家苗頭僅四萬餘石海物雖繁而地產薄舶航欲聚而國力負考

之職方參之里諺迺知總一歲所收不敵浙西一邑之賦舉全州盡熟不如蘓湖一頓之粥況重之以方千里之旱加之以人半菽之食野有餓殍室無蓋藏民且病矣而荒不詔救糧則無矣而饑不及麥既號宅生之所托豈宜芻牧之不求伏望聖朝以仁政治天下凡遇水旱曲意賑恤陝右饑仁祖皇帝出奉宸銀以賑其貧江西飢孝宗皇帝捐上供米以濟其乏列聖相授同此心法所以二百八十一年之間雖歲有荒札民無流離者植

根厚而施澤久也。今皇帝陛下體仁宗之仁法，孝宗之  
孝祇德恤刑，以迓天命，薄征散利，以蠲國人。每引公卿  
數問守宰吏道之臧否，靡不燭民情之疾苦，靡不聞上  
宏十三聖繼天之丕基，下永億萬年立國之壽脉。臣于  
此際為吏長人，敢不遵正歲治象之治，布陽春寬大之  
詔，捐俸粟以動大夫之貸，雖未調百姓之貧，減田租以  
寬下國之輸，庶獲受一介之賜。若夫亢旱而不以旱奏  
實損，而不以損言，矜纖能小慧為聰明，倚暴斂急征為  
屏營之至。

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謝表

代耕南畝，已玷廩人繼粟之恩。假守東甌，復玷學士登  
瀛之選。殊私難報，危涕自零。伏念臣本自諸生家，承素  
業柳氏之族，少為朝士。曩常聯綴於周行，子雲之官不  
過侍郎。今已經登於常伯，豈薄技出宗盟之右，而謏聞  
超往哲之先。實以遭值聖明，踐更華顯。曾一麾而去國。



尋再命而典州雖回顧玉堂班莫陪于供奉而載瞻寶  
字夢猶到于邃清申之以錫命之蕃重之以賜金之富  
叢徽章之沓至藐衰質之難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泰  
包八荒賁飾萬物察臣秉心自直故撫棄迹以重收念臣力學  
未衰故貽嘉名而特授疇之邇列無此龍光彼壯士一食猶捐十  
軀而不顧匹夫片語終天義而弗忘矧茲懷恩未報之身當此焦思  
有為之日若匪共而不貳公爾忘私則非惟無利于公家家亦自  
負其所學永言及此之死靡他

提舉王隆萬壽宮謝表

罷守中川祝釐靖館罪浮責薄感極涕深伏念臣起自  
書生闇於吏道入則籌筆扈從不離於文學語言出則  
東麾蕃宣率本於詩書豈弟自領海邦之牧適逢歲事  
之荒蠲夏稅七萬六千餘緡尚恐民財之不給放秋苗  
二萬八千餘石猶虞粒食之孔艱哀賑貧凋厄為一書  
創裕民餉軍為兩庫凡此搏裁於邦計只因安利于黎元  
名實未孚謗讒隨至不但試鸞弓之手又将加下石之

辭論歐陽修徒以文墨致身臣何所損言錢氏逸全於  
民事不理臣則不堪蓋至難欺者匹夫匹婦之辭而不可  
掩者時雨時暘之實證庶民而有效對上帝以無慚故車羸馬  
絮家人以行見者諒其清謹斗酒隻雞酌季弟而別聞  
之靡不盡傷理終無不定之天恩自有所歸之地茲蓋  
恭遇皇帝陛下知人則哲御衆以寬謂刺史察州各有  
攬轡登車之志而從臣出守得無遺簪墮履之恩寧少  
屈於刑章仍特優於祠廩臣敢不振勵衰境激昂厚恩  
芝蘭之性自芳必不安嚴霜而摧敗葵藿之心未死尚  
須向暘日以昭明

又

祇命明庭祝釐靖館恩如露沐感與涕零伏念臣猥以  
迂儒生逢昭代文不能以緯國誤塵翰林供奉之班知  
不足以爽民亦忝憲部清明之寄况陪羣彥抗論一時  
祇知愛君豈顧忤俗今去國者九載而投閑又六年煎  
坐五窮惠因三黜隱居求志尚貽無妄之災閉戶抄書



猶致求全之毀鷹聞弦而輒畏兔避網以莫逃方安時  
甘遜退之肥忍筮易得否傾之喜屬清朝之更化闢正  
路以招賢包荒不遺宥過無大如貞元之朝士不自意  
全領太乙之祠官示無終棄茲益伏遇皇帝陛下濬發  
英斷總收大權命相去凶蓋欲勵庶明列於有位舉賢  
救過未嘗以一青銅之終身而臣某生也有涯老之將  
至壺藏日月雅宜珍臺閤館之遊履曳星辰時有廣樂  
鈞天之夢若或未填溝壑尚能圖報涓埃

除權吏部侍郎賜紫服謝表

越從左史擢典右銓佩紫荷囊持金背鏡温綸出乎天  
上命服拜於君門際遇甚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于蜀  
道世以儒家少親父師素有汶右鈎深之志壯任州縣  
初無十時患得之心偶塵鵠板之招遂列鷺庭之序無  
機雲之才調空馳入洛之聲之虞褚之風猷屢玷登  
瀛之選况值陛下親政朝廷急賢植新甫之柏於  
雪中斲嶧陽之桐於爨下挈荝孤遠之跡寘彼清

華之涂載星而朝堂但點螭頭之水窮日之力更令書  
鳳尾之綸遠觀元和六學士之風近閱熙寧三舍人之  
樣位非人稱榮與媿并蓋嘗以弟兄連茹之嫌為言亦  
復以天地惡盈之戒為請聖恩加重睿聽益高䟽六上  
而輒還宮一年而屢徙謂臣粗持憲法故令權典於三  
班謂臣薄有詞華故使仍兼於二制逸事日殷而才有  
限詔書雲委而思難工繼殫大馬之忠莫報丘山之施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藝祖之聖孝宗之明秉德迪知天  
威固夫嚴恭之度立政其惟吉士弗容嬖御之私既恢  
大知以并容猶念小臣而明恤俾簪筆從陪屬車塵臣  
敢不職思其憂敬佑乃辟權衡公道毋混亂於官常粉  
澤皇猷尚導宣于德意

賜陰興歷日謝表

菟縮銀符甫承天寵鳳開寶歷還授人時恭惟皇帝陛  
下道涵一元德翊萬物璇璣以齊七政坐銷飛流薄蝕  
之愆玉燭以調四時各當夷隩析因之候盼于大史賜



及外臣臣敢不恪奉邦條以前代用清臺密課願占穡  
事之豐登新府肇開尚布詔書之寬大

賜寧國府歷日謝表

龜疇協紀既循天度之常鳳歷更春還授人時之正凡  
列居於侯服皆稟用於王正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符道  
恭神英致和而萬物育曾無玄荒札厲之裁不言而四時  
行咸應夷隩析因之候舉清臺之密課布方國之新書以  
考歲成以前民用臣敢奉宣寬詔聿相罷旰南畝省  
耕且共田夫之一飽東藩拜表更祈天子之萬年

賜温州歷日謝表

歷元起卯首遵盛帝之彝歲筭先庚復示諸侯之度雖  
居海角亦見乾端恭惟皇帝陛下妙道贊元至仁育物  
配天其大公刑賞於春秋迎日而推謹幾微於夙夜以  
前代用以懋農功臣謬綰藩符恪承明詔卜正月之吉  
已宣布於寬條酌四時之和庶導迎於景物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七

奏疏

論郡縣人心疏

宋 吳泳 撰

臣聞自昔仁明之君撫馭方夏莫不以郡縣為根本以人心為保障郡縣充實則富藏于下而國家得以奠安人心携離則利專于上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以自固矣故善理州縣者必惜州縣之力而善結人心者尤不



可失匹夫匹婦之心秦人之亡非豪傑也所以感秦之  
亡者州縣長吏也漢末之亂非寇盜也所以名漢之亂  
者郡邑錢貨也唐中世之變非涇源戍卒也所以稔唐  
之變者間架墊陌等法也今之州縣殘敝亦甚矣陛下  
仁聖非不愛民而民生益薄未免有失職不贍之憂朝  
廷寬大未嘗增賦而吏道益苛未免有營私煩擾之弊  
稅而倍納則橫賦非輕賦也苗有抑配則強糴非和糴  
也措置浮鹽所以通有無也而揭措置之號以均敷則  
人皆官鹽也戶皆丁錢也而措置適所以病民也稱提  
積鏹所以權重輕也而昔號某州為殷富者今則為空  
窮州矣昔稱某邑為壯大者今則為凋敝邑矣上戶折  
為中戶中戶變為下戶胡不以前事觀之江西之寇捕  
鹽激之也常山之盜捕牛激之也汀建之亂貪激之也  
漢陽之兵潰吝激之也國家專倚人心以密基命此何  
等徵象而小吏莫之恤大吏莫之省平居奉法循理號  
為廉於已者則又折而營聚斂崇饋獻至有欲糜列郡



之財以覲收楮之賞風俗之胥化大可懼也天下之患  
蓋有不在邊郵不在境外不在金人蒙古而深綿眇密  
乃伏于智慮所不及之中只楮會一事若非捐朝廷之  
力出內帑之金多方有以收之而其干賞蹈利之輩巧  
思截出弗顧大體又不嚴行禁止則人心一散不可復  
收立足以煽亂風而蹙亡脉矣進言者例曰精選守令  
然朝廷未嘗不精選也必曰嚴擇監史然朝廷未嘗不  
嚴擇也而吏習猶恬民生益急者賞罰之不章明故也  
陛下倘能擢其廉者三數人而厚漢世增秩之賞懲其  
貪之最甚者一二人以申嚴祖宗治賊吏之法明諭好  
惡公行黜陟如立表以示人而使君子畏義小以畏法何  
天下之不治哉孝宗皇帝嘗諭輔臣曰朕念寇讎未復宵  
旰不遑暇如苑中臺殿未嘗有所增益率用竹沓以護  
風雨其儉也至議張師彥之罰則曰師彥有一道之寄  
却公然以魚蠹作包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重寘典  
憲又何其嚴也夫竹沓庶民之所常用者也而上不嫌



于簡陋魚蠹海物之至微者也而下必寘之重憲蓋謂約已者所以阜安四海而清罰者所以照臨百官乾淳之風高矣哉臣願陛下始終以孝宗為法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保懷事宜疏

臣去年八月辛卯輪當陛對嘗奏機會不可僥倖之說繼于今年三月壬子復進真宗皇帝十九年不言兵故事四月辛巳集議都堂又條具謹固吾國事宜大抵皆為用兵設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兼覆為仁以不殺為武轉回開拓之意響歛就平實之規模將帥之債軍者易其地偏裨之退衄者降其秩天下蓋已忻喜詠蹈咸知陛下克已就義之勇而臣職在西省日書降命畫黃固于既往之事無庸議也然每竊嘆古今議論之士捷報方張則常有掃平梁許之言警書書遽至則尋有還保長江之議議掃平者無田甫田之詩也義還保者感國百里之詩也二者皆非也保淮為不可勝之計豈非今日第一議乎今日之淮非昔日之淮也自開昔之兵燹一動資實燬棄而淮之積貯空

自盱楚之賦黨逋誅科役繁興而淮之財力空自河落之義旗一舉  
丁夫轉運而淮之民人戶版空淮吾之保障也而所恃如此脫有一  
騎落于河濱豈不貽宵旰之憂哉臣謬謂保淮之策莫先于裕民力  
莫急于收軍心所謂以民力保淮者非設濡頰之險聞頽口之衝據  
山城之要宅水寨之沃保龍泉陂田之力以為守也蓋邊民累遭  
科擾幾不聊生今歲調夫竭力辦裝以應河南之役父  
行子哭夫行妻哭者在在皆是似聞桐城之夫科者萬  
五千人舒城之夫死者不下數百衆間有大家臣室畏

夫運之苦內徙過江者以臣所知尚且如此則其他可  
想而見如此厲民責之効死勿去難矣哉昔我孝宗皇  
帝軫念淮民不異幾旬無歲不寬租無時不戒吏雖桑  
株馬草木炭之屬皆許科配其所以軫念斯民者蓋不  
以為繭絲而以為保障也今邊境蹙寧歲事差稔流徙  
之民漸復歸業為之上者節其力而不盡田租之當蠲  
者蠲之軍需之當緩者緩之使人無離心戶有固志暇  
則負耒而耕警則荷戈而戰吾封境之內自隱然有敵



國之重矣所謂以軍心保淮者非恃寧淮之衆藉武定之強倚制勇之悍靠遊奕之精銳耀雄關飛虎之技擊以為勝也蓋近年以來平峒寇平楚賊奮不顧身出萬死一生之中而功績屢升賞典不想臣曩攝司封每見有軍前上功者制司保明申上朝廷行下覆實展轉因循動紅歲月率付之悠悠不下近者河南之役淮師又為先鋒揚義一軍盡力鏖戰死亡頗多蓋有元兵追至虎牢關尚能奪馬取牌而死者主將恥敗例不以聞戰死之人賞亦不逮淮之士大類能言之賞罰如此何以激勵其心而使之勇于赴敵哉昔我孝宗皇帝撫卹淮兵不間宿衛有材勇智力者每有激擣有武藝超越者悉加甄別將帥在軍或有刻剝雖賣布搭息小事亦行家訪切責其所以留意于淮兵者蓋欲使之内以固國外以拒敵也今強敵暫退藩籬淺薄曾經戰陣之人痛猶未定為主帥者所當弔死勞生字其孤遺而勿使之流離憫其勞苦而不煩以私役回生意于已枯鼓勇氣

于已竭逮其志定氣飽持尺檄而調之雖寇騎千羣亦無所用矣或曰新復州軍未可輕棄也臣竊以為不然蓋天下之事因有緩急先復之序新復之地率多汙萊狐狸所號蘆葦相望經理亦未易言也若先其所緩後其所急荒吾自有之疆圉實彼不毛之土田譬如連城之壁價值百倍及過而不問破釜墮甑殘缺已多而乃竭力經營夫破釜墮甑吾家舊物固不可忘連城之壁吾家重寶尤所當貴曷若先使淮堧有不可勝之備而後徐理中原以俟不可失之機哉若夫方城漢河乃舊日唐鄧海泗之地張浚黃中諸人之所不欲棄以為襄淮捍蔽者今既歸我則宜命邊臣擇其酋豪以守處其歸附以耕毋重費吾財可也惟陛下與三三大臣審度之取進止

論臣不用密啓疏

臣聞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此特為幾事言也平旦朝廣庭訪問公聽並觀以來天下之言何



取乎密伏墀論諫上殿言事明白洞達以自獻其忠於君何事乎密密非盛世所宜有也國家盛時衆言並進寧辯論也如爭而無傾也寧請對也如忿而無忤也寧累疏交章於上前也如訟而無嫌惡也言有昌言奏有顯奏事有白事如天之昭昭日之皜皜無一毫回曲詭秘也如此氣象豈不能養成端良正直之風而輯成安靜和平之福哉夫對人不能誦官而後有密啓李沆所謂非讒即佞者真可謂洞見今之肺肝矣近世之弊諸上殿臣寮乞留身奏事凡所敷奏乞留中不付出曰留身曰留中此皆密啓之餘波有以鼓諛之舌舌而滋讒慝之口也可不戒哉不可戒哉

論大閱疏

臣聞立武帝王之常德整軍國家之善經國於天地間文緯武經不可一日廢也古我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而戒衆庶脩戰法獨詳仲冬之大閱以鼓則王執路鼓以旗則王建大常以殺則王下大綏凡簡徒選士王

必親蒞其間故閱以大言者于以見天子軍禮之盛戎容之詳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天閱者僅一見漢用五樓之制唐行三驅之典亦僅見於太初顯慶間獨我國朝以兵立國以武禁暴藝祖皇帝御風沐雨取五代破碎不可為之天下改紀而更新之故於除戎講武之事尤加之意今日幸造船務明日幸飛山營又明日幸朱明門七臨幸於教船池兩大閱於西郊士無歲不閱兵無時不教用能南征北伐罔有敵於我師孝宗皇帝續承祖武銳意中興二十八年之間凡五大閱乾道丙戌大閱于白石戌子于茅灘庚寅又于白石淳熙丁酉又于茅灘癸卯于龍山造命于朝授兵於府出金於藏簡卒于郊而又身屬橐鞬躬探甲冑千乘導前萬騎擁後旌旗蔽野戈矛揮日軍容之壯也中軍鳴角騎軍打圍步軍變陣坐作進退起落旗槍皆應規矩軍律之肅也降銀若干降錢若干降會子若干卒伍有犒偏裨將帥有賜軍賞之醜也乘輿親駕而紀律嚴鼓鐸精明而



士心奮天聲既震國威孔張葛首至老不敢渝盟犯塞  
寧非選練關習之功歟然而乾道淳熙間養兵之費尚  
充閱武之時常數故帝於幸茅灘之日嘗從容語宰執  
曰大閱不免薄費然散在諸軍亦不枉了臣雄亦奏曰  
國家財貨陛下不以賜伶優崇臺榭而散之大軍此盛  
德事然則捐不急之費以賞戰士省土木伶優之耗用  
以優給三軍整軍經武者可不權衡於此哉

論命樞臣督視軍馬疏

督視之官國初不常置翠華南渡六師分屯一軍駐楚  
州以撼山東軍用盱眙以振泗口一軍屯合肥以指  
京汴又一軍宿荆鄂以向宛洛勢均權埒諸將每有不  
相聯屬之患襄淮有警朝廷於是遣重臣以董督之方  
畧稟於睿筭幕府選於朝紳前茅後勁遣於御營犒  
金賞帛出於內帑蓋諸軍有節度則觀聽一事權有總  
統則人心奮湖湘之平藉塘之勝采石之捷介冑先登  
而鯨鯢駢戮皆肇開督府之功也方今三陟未清四郊

多壘錢穀甲兵之問日至於廟堂分命樞臣督視軍馬實為第一事委之以部分而不制命於中子之以銀錢而不問其出入元戎一臨人人自奮中興諸將之功復見於今日矣

論元祐建中嘉定及今日更化疏

臣嘗讀易至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夬之九三曰君子夬夬乾六陽之卦也夬五陽之卦也衆陽翕聚羣陰退聽內皆正而外無悔也而君子於此體乾之健而復承之以乾用夬之決而復申之以夬蓋三居上下之交履憂危之地此正大運闔闢之關世數屈信之候治化汙隆之幾君子小人消長之界限一息有間焉則乾之變為坤夬之反為姤陽來而陰凝剛長而柔牽有天下國家者是不可不鑒也恭惟陛下踐阼十有一年天斃權臣始得親政凡敝化勸令一切改紀而更新之向也上下垢翫今刑清罰謹矣向也君臣隔塞今志同道合矣人才惟恐其不聚今則賢者皆在本朝雖骨鯁者艾



平時所不召之臣亦莪冠而來矣小人惟恐其難去今則羣邪皆屏於外雖元兇極惡公論所共嫉之人亦投北而徙矣臺臣抨擊一疏動十餘人宰臣進擬一筆幾二十餘士其視昔之題副封供祇檢日進月進以希求官職者敝風亦頓革矣謂之非清明之朝不可也然而雲氣族而膏澤弗下陰霾散而陽采不舒君子之聚小人之去而治不加進兼以百度未釐一邊未澄羣生未遂廟堂之上日夕講求一定之規模縉紳之臣交獻革弊之策而未覩的然顯著之效驗是豈無其故歟昔者元祐嘗更化矣自司馬光為相而呂公著文彥博韓維以老成用劉摯呂大防以端厚進王嵩叟梁燾朱光庭劉安仁傅堯俞以忠直顯經術則范祖禹程頤文章則蘇軾論思封駁則范純仁范百祿蘇轍曾肇兄所登用皆天下所望以為宰臣為諫官為言語持從之臣者也嵩叟十疏論安燾光庭十二疏論章惇劉摯十三疏論蔡確或二十一疏論張璪或三十五疏論韓維其所論列



皆天下共指以為憮人為邪黨為懷諛誤國之臣者也  
聞有以熙寧舊事元豐黨人為言者而光之數語對越  
在天輒之一疏傾動簾陛上下夾特議論堅一所以尚  
能挾持七八年間而國是始變也若建中靖國亦嘗更  
化矣起范純仁相韓忠彥用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任  
伯雨於要途逐蔡卞章惇劉拯蔡京張商英於散地雖八  
士之親除十一人之擢用閭閻小人莫不傳播以為快  
活差除而布在樞府汲善之意少期姦之意多名曰用中  
而非中號為加靖而弗靖逮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豐矣進  
愛莫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矣意嚮一偏更張未盡所  
以僅止於七八月間而國論遽變矣至嘉定更化則又  
不然也元堯殛元象正方升樓鑰自海濱召林大中自  
浙東召倪忍自雲川召楊輔劉光祖自西蜀召黃度蔡  
幼學傅伯成劉燾楊簡袁燮等同時為侍從郎官曾附  
侂胄用兵如鄧友龍陳景俊郭倪鄭庭皇甫斌薛叔似  
次第鐫竄曾昌言侂胄誤國如朱熹彭龜年呂祖儉楊



萬里徐邦憲等優與旌擢其氣象似矣然故事滋多弗能改侂冑之局面儉人互進未免循開禧之轍迹雖遠相是時未至以賄聞而牢籠官府參用邪私意已不能掩給諫臺省耳目喉舌之司而流品混淆用一正人地則必邪諂一人為之對衛涇錢象祖去而君子之勢孤倪思黜而小人之脉盛逮至三凶四木之謠一二年以後國論遂變矣臣嘗謂國朝更化規模大抵三變變之緩者元祐諸賢扶持之力也速者建靖諸人偏說之失也變之不元祐不建靖而胥變為舊習者嘉定邪正雜揉之病也閱汗青而慨徃酌古道以御今其在今日可不鑒元祐之所以得戒建靖嘉定之所以失哉今陛下改元既十有一月矣回衆陽於枯荑出羣否於顛趾官師熙良士俗純一臣固未疑其遽變也然而天下之理陽奇而陰耦治少而亂多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機括所係於此乎分陛下盍不上觀大運中閱世數下察人事封築君子之基勿使能轉芟夫

小人之根勿使能殖不任賢則已任則必盡其用毋使  
曰華之以美職也不聽言則已聽則必底于行毋徒曰  
崇之以虛禮也幽人聘于丘園當有以副蒼生之望毋  
徒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也故老加之蒲壁當有以罄  
辰告之猷毋徒曰鳳凰于飛翹翹其羽也公道開布而  
實意孚至言劇切而浮文少氣本日強精神日運雖有  
客陰外邪將見現曰消矣又焉得以搖吾國是哉不然  
公論自君子出而籌之未盡實政自朝廷始而行之不  
力則恐他時或有以不能主張之說議人主以又是訖  
了之言議輔臣以比日以來過於謹嘿而議純厚之儒  
以被謗復起多所顧慮而議耆宿之老臣甚為比懼也  
為今之計若使在下者至公竭誠盡其所當言之職分  
在上者公聽並觀達其所當行之事實發之以剛持之  
以定守之以壯如是而德聲之不振治切之不起人心  
世道之不丕變臣不信也臣又有憂焉今天下之勢辟  
如奕碁局垂敗而復轉勢幾危而復活更易布置於碁



心者固可謂善矣然一著不謹則前功虧一鑄或開則全局壞今姦邪失職在外其機權智數固不敢視章蔡諸人而旁窺側睨猶足以為胡薛諸子彼見朝廷所施行少有過差便生樂禍之心君子所言論微有偏繫便開讒慝之口近日用兵一事是亦開其窺伺之一耳幸而朝廷收斂俱就靠實彼無所容其喙若忽於不見而鑄漏不補則國家之憂君子之禍殆未知其所終也予其懲而忘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奏乞宣諭兩相協心治事疏

臣竊惟效忠險難之世常以匪躬蹇蹇為心憂念君事之秋當以在公明明為職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同一節之士哲於保身而輕為進退也恭惟皇帝陛下親攬權綱並建宰輔清之端開明謹敏於國事行簡靖重老成審於謀國二人者猶之陛下股肱不可昏大比以星雷為異累䟽控陳欲上相印以塞天變陛下屢降詔書趣今治事一二日來竊聞清之再上章求去又聞諸

告臣實未知其繇但邊兵屢騷民事孔棘荆州疲敝蜀  
園荒殘顧瞻四方靡究靡宅而一堂之上山積文書塵  
滿几案宰臣執政僅有三人此何時也而乃迭相先後  
抗疏北闕引告東第奉身以求退耶昔王曾上章丐歸  
劉隨以疏爭之謂知止不殆宜避遜於崇高憂國如家  
未可輕於去就富弼托疾謁告范純仁以義責之謂但  
能早退自全以為明哲之術不能竭節匪躬以盡人臣  
之分陛下待宰相過於曾弼當無事時既享其逸今茲  
多故欲勇於退在人臣之計得矣其如國家宗社何臣  
欲乞陛下遣中使宣溫旨督趣並赴都堂協心治事責  
之以經綽軍國之務何利可興何害可除兵堂何時可弭  
民當何時可寬悉條便宜以稱隆委庶幾陛下無用賢  
不盡之迹而人臣無潔身自營之私實慰衆望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八

劄子

論蜀事四失三憂及保蜀三策劄子

宋 吳詠 撰

臣伏聞熙寧中神宗皇帝嘗面訓蘇軾曰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臣以蜀人待罪館閣朝思夕念每懼無以忠陛下之職分答皇帝之明訓乃去年九月輒上封章言火災事工自宗廟官闈下

至朝廷郡國凡公論之所欲言者亦嘗縷數而備陳之矣聖恩寬大不即加誅越月踰時又當輪對顧瞻天下之大勢慨念四方之多艱則如西邊較之襄漢淮淝頭勢尤重臣豈敢避鄉國之私而不為陛下公言之乎方乾德初蜀以斗絕一隅未歸職方我藝祖皇帝披圖數貢指諸將而混平之故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鳳州江寧節度使劉光儀出歸峽均州刺史曹翰轉漕西南經涉巖阻衝犯霜霰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糧百五十餘

萬不知費幾兵力而後能取蜀也高宗皇帝渡江於上流之勢尤切注意一時諸將如臣玠臣璘臣政臣仲亦皆勇於用命今年戰於饒風關又明年戰於殺金平一處有警動輒馳數百里相與計議故能敗走薩里千射殺韓常不知更幾百戰而後能保蜀也夫以陛下天姿英武動法藝祖高宗而謀臣如雲猛士如雨不濫乾德紹興諸將何向者之侍蜀也如連城拱壁悉力憂護而今之待蜀也如破釜壞甌任其殘缺而莫之省憂



也不知陛下亦思上流一失則江南可得而有耶且敵  
自擾我西陸斯害溥矣問之關隘則政乘會破馬嶺突  
出武休分道麻家平斷僊人原徑犯金牛潭毒最是西  
和四郡之脊脊也向者不曾陷而今攻陷矣沔陽漢中之股  
臂也向者不曾破而今殘破矣益昌梁益之衿喉也向者不  
曾入而今深入矣人謂敵畏暑止嚴秋防而盛夏之時  
尤更猖獗決我藩籬闖我堂奧千餘里之地莽為丘  
墟昔人所謂天獄所謂天險所謂大小漫天寨肆行如  
履平地而閬苑以東歛閣以西今乃視為極邊此關險  
之失一也問之倉庾則糶本蕩矣糧道絕矣武階之倉  
三同慶之倉七鳳集之倉十有一西和之倉十有五金  
洋之倉二十有七其大者則如利沔興元每月各支家  
糧萬石而魚糧一處計取財賦幾收十分之四制司諸  
莊儲積又不與焉向謂敵人以射獵為生不噉五穀而  
今此因糧於我蠶食燒毀無有存者而况保馱之戶亡  
流馬之舟溺求欲如古人漕巴中粟積漢城之穀運祁

山之糧亦難乎其為力矣此倉廩之失二也問之將士則田燧死於馬嶺李實死於鳳集李冲死於同谷陳寅死於西和楊杞死於天池原呼延斌死於芭蕉嶺偏將小校陣亡戰沒者不復以數計何進老将也往年大安却敵茗山却賊西和却戎其功不在古名将下而乃機失於遥制力分於備多西和之守備方密而抽那於三泉矣三泉之捍禦方固而分摘於七方矣逮夫兵勢不接士馬略盡而進方轉戰力斃矣諸葛亮所請更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比將士之失三也問之民人則闕表之民困於虔劉劔外之民困於遷徙益梓夔路之民困於科調力役夫佐不已而又科正夫水運不給而重督陸運糶糗綿衲色色繁興抽分括羨靡隙不盡斯民之所以終歲勤動竭力以奉公上而不敢言者蓋謂上之人必能以庇之也而外寇忽來內訌先作官不能以保其室廬兵不能以護其禾稼其至鐵騎馳蹂奪我四疇以標插麥曰某統軍麥則亦何所依賴哉重可痛傷者



移流滿野顛踣係路彌望數百里無炊煙正張浚所謂  
民人死亡十之六七此民人之失四也有是四失卒難  
經理而又有目前之可憂者一事後之可憂者二蓋自  
近歲御軍亡紀刑賞亡章諸軍逢敵動輒奔潰其初止  
是東軍去歲摧陷諸軍亦相倣倣假稱北騎龍襲奪平民  
國家竭民之膏血養之不帝驕子今乃不利禦寇而利  
為寇潰者既招招者復潰因循展轉流毒至今如陸贄  
之說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師一挫傷布路東  
潰其患何有終窮耶此潰卒之憂見於目前者一也諸  
屯老小移就內郡省運減糶是亦一策但昔人區處不  
過綿聞三數州而未嘗教之彭漢邛蜀等郡蓋謂州兼  
卽制屯置將領有以綏御而管轄之也去歲關頭兵潰  
家屬內徙不知誰人創為移屯之說致使諸軍藉尋老  
小為名所在驚擾以為寇至且兼關以內外流人萬數  
迸入中州彼其見風土之美遂懷重遷之思因居處之  
華咸起疾視之意萬一如耿滕之說梁人剛剽蜀人軟

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豈不重貽西顧之慮此移  
屯就食之憂隱於事後者二也陛下更用臣稟授鉞董  
戎憑國威靈獻遂遁去規模施置亦自有緒矣獨是受  
任敗軍之後將易兵新財殫力竭四失尚存三憂未弭  
欲以三路之力經緯全蜀之四譬猶大厦萬間而以一  
繩維之安保其不將顛耶今欲圖為保蜀之計則莫若  
急救人心之危漸革軍政之壞豫理營田之荒大所謂  
急救人心者必緝理邊民俾復廢業而復可以收人心

必表選良吏俾修廢官而後可以收人心必參用土豪  
使闕表之士有所歸而後可以收人心必多置營寨使  
諸軍之老小有所湊泊而後可以收人心所謂漸革軍  
政者必嚴紀律信誅賞而後可以革軍政必明間探精  
料揀而後可以革軍政必民兵與官兵相兼防托而後  
可以革軍政必帳前之兵與出戍之兵頭目相當爪牙  
相制而後可以革軍政所謂豫理營田者蓋亂離之後  
必多閑田戶版既亡穡事隨廢救死且弗暇奚暇治牛



具也復業且未得奚暇辦糧種也若於此時官為度土授田募民請佃應所耕懇悉如舊制做力田之科立定賞格耕及一頃與補一資置營田之官分給籽本收及萬斛與進一等於田附近依險結塢使居得以自固乘特種獲從以甲士使出得以捍敵始繇一郡拓至數川夫如是而後可以理田若使人心之危者安軍政之壞者葺營田之荒者墾又須制閭進至上流經營公表無失事機則脉絡聯貫而肢體強聲援相接而精神壯不惟閉關息民雖以此制敵之長技可也雖然不但制臣事也亦陛下切身事也陛下以天覆子育為職人有急則必呼天有疾痛則必呼父母大難甫平羣心靡定百役凋廢之氓重傷疲敝之將皆忍死自力願聞德音而曠歲彌年無一語相及告者益急應者愈緩恐遠方之人便謂朝廷無保之之意今欲乞降一乎詔如唐會昌間所下詔書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以慰瘡痍之人親灑一札如南渡後所賜御筆曰隨宜裁處毋從中覆

至於激賞燕犒之費已飭有司接續應辦以伸分閩之  
臣申之以懇惻而感動其心開之以恩信而激作其氣  
新復州軍悉蠲租賦上方庫帑多出金帛陛下毋謂敵  
不來而緩於修政三省毋謂敵不來而緩於憂邊密院  
毋謂敵不來而緩於申軍律飭武備上下相應共圖救  
寧如此而多難之不紓衆感之不和四封內外之不耆  
定臣不信也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願陛下急圖之  
取進止

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

臣以孤遠之人七載登朝四當陛對一上封章兩陳議  
狀凡事有係於國家之戚休謀有關於邊廷之細大懇  
懇盡言已無所隱今復輪當轉對何敢不罄朴忠而抒  
愚慮乎臣之友洪咨夔嘗嚮臣說此以論思言用兵事  
陛下曾面諭之云恢復未嘗不是信斯言也陛下誠有  
見於天經地義之不可易邦紀民彝之不可泯亂也然  
而義有是非名有虛實夫大有為之說孟氏之言也豈



不偉哉自王安石竊用其說以變祖宗之成法凡端人正士皆目之曰流俗則所謂大有為者適所以為禍首也繼志述事之說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自李清臣等剽取其說以排元祐之君子讜論忠言皆指之為謗訕則所謂繼志述事者卒所以成厲階也禮經孝弟之說非不順且正也老撻欲托之以劫制人主則孝弟乃忍耻事仇之物春秋復仇之說非不義且直也權佞欲倚之以立蓋世功名則復仇乃開邊生事之門夫大有為正論也繼志述事善經也孝弟順德也復仇大義也若用之而適其宜行之而當其可則凡此四說者以之利社稷安國家何為而不善哉脫用之而不當其可借一時之美名遺後世之寔害則此四說者皆所以招亂召禍也又烏得為是我知乎此則陛下恢復之說亦可言矣且陛下之始更化也收用仁賢黜棄姦回善旌諫鼓開敢言之路金科玉條嚴贓吏之罰大廷塞苞苴之徑方國絕羨餘之涂戒飭將士之詔動以帥人多寒為憂

蠲除科斂之令幾與春日寬大詔書無異若及是時保  
持初意謹固封疆愛惜根本兵不必多也而精於科簡  
財不必聚也而審於調度生齒之版愛護而不傷泉貨  
之源流通而不壅吏士精敏馬牛孳蕃所在公私皆亭  
亭有蓄日積月累至於斯今則雖不至太和亦可以幾  
小康雖不全望元祐而亦可以為小元祐獨奈何封內  
未固而妄興經營分表之謀編氓未安而遽有弔撫遣  
民之意京洛之敗徐邳之敗唐宿之敗精兵殲盡勁馬  
斃倒征者死於塲輸者債於道糧儲器械彌滿於山谷  
者不知其幾千萬坐是邊鄙耗屈國中痕散民怨召為天  
災兵貧激為內難其所以至此者恢復之名誤之也夫  
恢復二字不載於六經書但言紹復而已詩但言復古  
而已春秋傳但言復禹之績而已至漢揚雄倡為規恢  
之言竄後班固方有恢復疆宇之說蓋復者興衰撥亂  
之名而恢則有拓地開疆之意臣固弗遑深辨也向使  
勞師費財即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贍一路而不



假外求然後可為長遠之利遂成開拓之益師不為輕  
出財不為枉費也今也不然新復之士仍聞朝廷自邊  
城輦運金帛制府從內地支撥糧草增添轉遞應接不  
給則是以吾民之所產而奉難保之驕卒空吾國之所  
儲而實無用之土地騎馬一落於平崗而資糧皆化為  
野土真恢復者果如是哉要之恢復之說用之於達紹  
中興之日則為宜而開禧妄求邊功則為非宣也用之  
於乾淳全盛之時則為可而端平驟謀北伐則為未可  
也矧今北地早涼弓堅馬勁敵情叵測突在面前外間  
流傳藉籍已有敵人祭天灼骨卜之說已有河南北寒  
井夷斬之說已有鳩兵在馬狐嶺聽發放之說已有分  
師從三路入寇之說於斯時也浪戰非也亟和亦非也  
恐非遣李伯淵奪舟劫馬所能止其來也恐非縱王檝  
市獺皮搜犂髮所能結其歡也恐非結田八武仙以帛  
書蠟彈所能制其命也為公家忠計則莫若急修守備  
大明黜陟易中軍之暴帥以伸國威斂新邊之戍兵以

保國勢子才澄既褫竄大將何得佚罰抑徐宿既潰敗  
元帥何得已貴淮北州軍如某處有舟船某處有糧誠  
悉使收回以實吾之邊備北來歸附之人如某人譎詐  
某人反覆更不專任以貽我之內憂區畫既明位置纔  
定降尺紙之詔布前所失於國中使海內臣庶知其無  
好兵之心天地鬼神亮其有不得已之實明白洞達毋  
匿厥肯它日敵加於已為之應兵則人心思奮士卒感  
動將何事而不可為者若復繫咎執固憚於改為徒使  
邊臣之不忠者成則專利於已敗則嫁禍於人且哆然  
妄謂前日之興師發於聖斷出於廟謨而非已過則何  
以有辭於永世哉臣不勝拳拳

論天命人心國勢劄子

臣生長東蜀本愚鄙之人公朝不以臣不肖誤見擢序  
俾玷班列被命共職而來精忠極慮每自謂居未信之  
地而言深則為愚當有道之朝而言巽則為佞茲閱暮  
年五月而懂得一對清光於此又不言焉則非惟負臣



夙心亦非所以忠陛下之職分也臣嘗讀書至帝舜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至皇祖有訓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至成王作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免未嘗不掩卷深思以為自古及今帝王之所以傳授國家之所以開承君父之所以警戒要不出天命人心國勢而已而所以迓續其命收回其心保定其勢則又不過先事察之圖之保之而已然古之知者能睹未形之幾而今之謀人則忽已形之患陛下躬姿神聖知燭眇綿濬哲如舜聰明如禹緝熙如成王其於萬事之統必能見吉於幾先銷患於未形矣而臣猶以已形為戒者蓋即一時之事而言也今請為陛下開陳之維天之命本之一身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九以象與類示人者天蓋甚不得已也陛下自初即位景眚薦臻比歲以來災符迭見異有小大稀稠占有疾舒緩急臣固不敢枚數惟是日君象也而背氣乘之雷君令也而春雪隔之天之所以叮嚀譴告明以切身之事語陛下者

意亦至矣歐陽修有言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夫使災而未應國之福也若其果應則將以何道而消弭之耶此天變之已形者一也天生蒸民合以為國后非衆庶罔與守邦長天下國家者不可失匹夫匹婦之心也况所在飢民蜂屯蝟結一夫煽逆千萬影從方盜發之始其原甚微長吏不為之意尋之延蔓而起大者跨州城小者屠鄉邑丁不得耕女不得蠶衣冠華族不得保聚異時汀邵建吉贛撫漳泉素號積庶之地今皆莽為盜區則民情之散亦已久矣蘇軾有言永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今雖寇賊小定而前之瘡痍未瘳譬彼壞木本實先顛少有微風百枝俱動此人事之已形者二也強在本朝則精神可以折衝威在中國則道德可以制暴操得致之勢者其可示人以弱而不圖強本制勝之道哉國朝自李沆王旦當國以來國論主於安靜毋有建明率以生事歸之故其久也故事滋多而國之勢亦隨以舒緩今則又折而



入於弱矣京師臨制諸夏者也而陰窺潛伺或容嫚侮  
之蟲幾旬控扼海門者也而倏往忽來不虞航海之盜  
內郡城池蕩若平地三邊藩牆脆於折柳富弼有言竊  
計中國之勢如坐積薪之上火已燃而特未及其身使  
弼當此之時將又何言耶近者又聞金人以殘敗之師猶  
能掃黑白種而驅之則謀之及我恐不待其暇矣此又  
國家之憂已形者三也夫天命去留之候人心向背之  
交國勢安危之幾其間相去不能以寸使君臣上下日  
昃不食夙夜匪懈皇皇焉相與共圖之則轉乖盪為太  
和化叛離為訢合定隄抗為榮懷特反掌間事而今猶  
未盡改為也遇災而懼所以修德也災僅息則遽亡屢  
省之心寇至而憂所以備患也寇一退則不為式過之  
慮臣恐今日之後漸狃於恬嬉矣士稍親所職目曰產  
異而紙尾占立例皆閑慢之文書纔涉經世謂之譎張  
而燕居與談不過平生之常事臣恐今日之俗漸趨於  
熟爛矣路朝引剗非不虛受也言者衆而聽之已倦則

有唯可而無施行郡國奏事非不上聞也奏者頻而聞之已熟則有停壅而無裁次臣忠今日之風漸成於玩習矣向者盜發之始州縣咸謂朝廷無保之之意而今則與之未選良牧矣與之罷遣貪官矣與之給諸處錢米矣與之蠲一年租賦矣所少者特不能下一懇惻之詔如建炎三年詔書自布所失四條於郡縣之間使之曉然明諭德意則猶未免有壅關之敝也向者咸謂朝廷不遣兵來而今則下京師之甲檄諸道之兵一軍自金陵一軍自淮西一軍自襄陽一軍自江池或遣監軍為之部轄會於盜起之處矣所憂者猶未有摠統之帥如孟庾韓世忠平范汝為故事使軍兵將吏兵為一司則猶未免有渙散之憂也積茲數事膠轄紛紜外之邪氣易乘內之病根未去不於此時改紀而更新之則雖欲迓續天命而天命未必凝也收回人心而人心未必固也保定國勢而國勢未必如秦山而四維也雖然如前所陳皆事也非事之本也臣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已



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昔酒違善言毋以嬖御  
嫉壯士毋以靡曼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  
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  
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  
移所當省之浮費以撙邊上久成之士則不惟可以消  
弭災變攘除姦兇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成長治可  
也臣對君父之始固不敢冒浚恒求深之戒然但見古  
人居安思危而陛下居危思安則臣之所憂乃有重於  
今日者此其所以自扞愚忠而不自已於言也幸陛下  
赦其狂僭之罪取進

論曉事之臣與辦事之臣劄子

臣聞天生一世人自足辦一世事天下事非士大夫為之而誰  
為之耶然而有曉事之臣有辦事之臣曉事之臣明見事情  
通達政體而事無有不辦者辦事之臣則和口似該  
博而非實也誇誕似有為而非材也其銳於興作似  
任事而非知也其不顧衆論似肯任怨而非公也其容

易承當似慷慨許國而非忠也雖名曰辦事而適所以  
敗事也昔張拭奏言於孝廟之朝嘗曰國家用人當求  
其解事者勿但取其辦事者正謂此耳陛下臨政願治  
于今七年閱天下之材不為不久定人物之鑑不為不  
精而小有事變環視缺然無可使者此亦必有其故矣  
陛下盍不於經傳史冊中會粹而觀之凡利於民而有  
益於國家者必吉士也必常人也必循吏也必儒雅潤  
飾明習典法者也必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者也必恂恂  
如鄙人欽欽如對陳為古名將能得士心者也凡害於  
民而亡補於公家者必暴行也必苛政也必酷吏也必  
蒼應吏也必虎而冠者也必狼牧羊者也必水清無魚  
者也必捕郡中豪強搥帳下健兒刑殺過多不得全身  
之道者也曉事之利則如此辦事之害乃如彼陛下試於  
利害之交明辨而分疏之則可以知人矣今日之病大  
率好趣辦之意多而少采循良之譽喜浮誇之說勝而  
每卑經實之賢上之雅意趣尚下之游聲做習悠悠風



塵混為一律不聚斂不足以為能也不抑配不足以為材也不抄估籍設不足以為嚴也不征商權酷不足以為政也不剋刻軍伍不足以為利也甚者誘殺降附以希上賞也執平人為俘馘以圖雋功也囊括贏資爭獻羨利以望美官也今天下譬言如虺羸怯薄之人四肢已受病而復欲以輕躁之醫投之烏喙之劑本氣之不傷而元命之不絕者亦幸矣為陛下忠計莫若更用曉事之臣如孝宗朝分五等用人練達民事者俾任郡也諳曉財計者俾裕民力通習典章者俾掌朝儀臨陣驍勇者俾鼓士氣特身廉潔者俾律貪鄙隨才籍記工命而器使之勸之以重祿尊之以隆禮磨淬滌濯之以精神如此而事之不辦治功之不力臣不信也然又不可不體其情而察其心也昔越寇猖獗王式為觀察使夏侯孜遺式書曰公但以執裘甫為事軍需細大此其悉力淮南盜迫高郵晁仲約囑之使去范仲淹謂富弼曰彼無兵與械何能戰守得使小民免于殺戮事或可恕若

以辦事者言之則式無一功可論仲約有餘罪當議而  
乃待之如此蓋用人之道不以一途也今之使人者纔  
委之以事任則邈無飲情閔勞之思而下之事上者苟  
可以稱時求則便謂不須朝廷一兵一騎之助夫以平  
居無事猶之可也况當四郊多壘之日而交為此論茲  
豈鼓動人物成就治功之本哉詩云愷悌君子遐不作  
人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附聖諭口奏

第一劄讀至盜賊處聖問云外間盜賊如何見時有  
捷報想已平定某奏云雖時有捷報終是病根未盡  
掃去細民不得一日而安上云是讀至如前所陳皆  
事也非事之本也一節聖語云朕在宮中習字觀書  
一無所好某奏云陛下進德日新務學時敏非謂有  
他嗜好而小臣告君不得不預致戒警之意容某奏  
畢為陛下詳言之上首肯讀第一劄畢奏云某所陳  
奏劄雖是說天命人心國勢而實欲君臣上下毋忽



已形之患共圖長治之策又要陛下顯于本領上做工  
夫聖問云何謂本領某奏云陛下之身是也臣每聞陛  
下在宮中留意四書又親寫先聖格言徧賜羣臣經生  
學士有所不及但大學自正心而上皆是勸人做修身  
底工夫自齊家而下便是推廣修身底功效上云是大  
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為本某奏云孟  
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以此  
見得聖躬乃天下國家之萬本化萬事之樞其所係關  
甚重且大不同庶人且如聖體近日小小愆和便上關  
宗社之憂中貽太母之戚下及大臣百執事天下生  
靈之憂尤不可不厚自愛惜上欣然謂某曰近日薄  
感冒兩日來又暑氣飲食尚未健某奏云臣所說本字正  
要陛下從愛身上做起蓋身安而後國家可保也某又奏  
云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此二語亦不可容易  
看過聖語云便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某奏云誠  
如聖訓但居危思安却又有說今天下災患頻仍盜

賊充斥姦宄窺伺只當戒謹恐懼做將去更豈可思量安逸一路某所謂思安者非謂陛下迺聲色樂燕樂侈宮室寶嬪御之奉實有此安逸之事蓋一念統着在安逸上便于進德有妨便于處事無力便于民不相親便于正人端士忠言讜論不相浹洽便不能做堯舜三代之君便不能成唐虞三代之治即其病根皆從此一念上起若防其將萌而澄治之則天下國家無不可為者上首肯讀第二劄畢奏云臣竊見近者百司奏事多說貪吏酷吏即臣所謂辦事之臣之別名前後進說者雖多而未見朝廷大明黜陟貪暴者物論所不赦而反多覆存循廉者國人皆曰賢而橫遭黜降若如此為國何以勸懲上云賊吏無狀某奏云只在朝廷宣明典章激濁揚清貪濁者即時罷去清廉者即時褒顯則國憲立而人心定士無有不競勸者上首肯久之奏畢下殿曲謝





